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經學通論

(一)

皮錫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卷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 王雲五
老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家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愛惜
使用
公用
圖書

經學通論

(一)

皮錫瑞著

空軍軍醫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0014

類號

083.11/4081

空軍軍醫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0014

類號

083.11/4081

經學不明。則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無功業表見。晚定六經以教萬世。尊之者以爲萬世師表。自天子以至於士庶。莫不讀孔子之書。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無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賢於堯舜。爲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刪定六經。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比禹與周公。爲天下。一治。其明證矣。漢初諸儒深識此義。以六經爲孔子所作。且謂孔子爲漢定道。太史公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董仲舒奏武帝表章六經。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故其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君之詔旨。臣之章奏。無不先引經義。所用之士。必取經明行修。此漢代人才所以極盛。而治法最近古。由明經術而實行孔教之效也。後漢以降。始有異議。不盡以經爲孔子作。易則以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春秋則以凡例爲出周公。周禮儀禮皆以爲周公手定。詩書二經亦謂孔子無刪定事。於是孔子無一書傳世。世之尊孔子。特名焉而已。不知所以爲萬世師表者。安在。唐時乃尊周公爲先聖。降孔子爲先師。配享從祀。與漢韓勅史晨諸碑所言大異。豈非經學不明。孔子不尊之過歟。近世異說滋多。非聖無法。至欲以祖龍之一炬。施之聖經。在廷儒臣。上言尊孔。恭奉諭旨。升孔子爲大祀。尊崇盛典。遠軼百王。錫瑞竊以爲尊孔必先明經。前編經學歷史。以授生徒。猶恐語焉不詳。學者未能窺治經之門徑。更纂經學通論。以備參考。大旨以爲一當知經爲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二當知漢初去古未遠。以爲孔子作經說。必有據。三當知後漢古文說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當知晉宋以下。專信古文。

尙書毛詩周官左傳。而大義微言不彰。五當知宋元經學雖衰。而不信古文諸書。亦有特見。六當知國朝經學復盛。乾嘉以後。治今文者尤能窺見聖經微旨。執此六義以治諸經。乃知孔子爲萬世師表之尊。正以其有萬世不易之經。經之大義微言亦甚易明。治經者當先去其支離不足辨。及其瑣細無大關繫。而用漢人存大體玩經文之法。勉爲漢時通經致用之才。斯不至以博而寡要。與迂而無用。疑經矣。錫瑞思殫炳燭之明。用揀燔經之禍。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尙冀達者諒其僭愚。而匡所不逮。則幸甚。光緒丁未。善化皮錫瑞自序。

040
7785-3
19
v.1
經學通論目錄

第一冊

易

論變易不易皆易之大義

論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

論重卦之人當從史遷揚雄班固王充以爲文王

論連山歸藏

論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無明據當爲孔子所作

論易至孔子始著於是學士大夫尊信其書

論卦辭爻辭卽是繫辭十翼之說於古無徵

論孔子作卦辭爻辭又作象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

論傳經之人惟易最詳經義之亡惟易最早

論漢初說易皆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數

論陰陽災變爲易之別傳

國家圖書館



004850702

論孟氏爲京氏所託虞氏傳孟學亦間出道家

論鄭荀虞三家之義鄭據禮以證易學者可以推補不必推補爻辰

論費氏易傳於馬鄭荀王而其說不同王弼以十篇說經頗得費氏之旨

論王弼多清言而能一掃術數瑕瑜不掩是其定評

論以傳附經始於費直不始於王弼亦非本於鄭君

論宋人圖書之學亦出於漢人而不足據

論先天圖不可信朱子答袁機仲書乃未定之說

論胡渭之辨甚確若知易皆孔子所作更不待辨而明

論黃宗羲論易取王注與程傳漢之焦京宋之陳邵皆所不取說極平允近人復理焦京之緒

又生一障

論近人說易張惠言爲顯門焦循爲通學學者當先觀二家之書

論象數已具於易求象數者不當求象於易之外更不當求數於易之先

論焦循易學深於王弼故論王弼得失極允

論焦循以假借說易本於韓詩發前人所未發

論假借說易並非穿鑿學者當援例推補

論易說多依託不當崇信僞書

論易爲卜筮作實爲義理作孔子作卦爻辭純以理言實卽義文本意

論說易之書最多可取者少

論漢人古義多不傳漢碑可以引證

論筮易之法今人以錢代蓍亦古法之遺

書

論尙書分今古文最先而尙書之今古文最糾紛難辨

論漢時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譯語各異

論伏生傳經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當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不當數書序與大誓

論古文增多十六篇見漢志增二十四篇爲十六卷見孔疏篇數分合增減皆有明文

論尙書僞中作僞屢出不已其故有二一則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僞一則因秦燔亡失而文

字多僞

論伏生所傳今文不僞治尙書者不可背伏生大傳最初之義

論伏傳之後以史記爲最早史記引書多同今文不當據爲古文

論伏傳史記之後惟白虎通多引今文兩漢書及漢碑引書亦皆漢時通行之本

論古文無師說二十九篇之古文說亦參差不合多不可據

論禹貢山川當據經文解之據漢人古義解之不得從後起之說

論五福六極明見經文不得以爲術數五行配五事當從伏傳漢志

論古文尙書說誤以周官解唐虞之制

論古文尙書說變易今文亂唐虞三代之事實

論尙書義凡三變學者各有所據皆不知專主伏生

論衛賈馬鄭尊古文而抑今文其故有二一則學術久而必變一則文字久而致譌

論庸生所傳已有脫漏足見古文不如今文中古文之說亦不可信

論百篇全經不可見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學者當講求大義不必考求逸書

論書序有今古文之異史記所引書序皆今文可據信

論馬鄭僞孔古文書序不盡可據信致爲後人所疑當以史記今文序爲斷

論二十九篇皆完書後人割裂補亡殊爲多事

論僞孔經傳前人辨之已明闕若璩毛奇齡兩家之書互有得失當分別觀之

論焦循稱孔傳之善亦當分別觀之

論宋儒體會語氣勝於前人而變亂事實不可爲訓

論僞孔書相承不廢以其言多近理然亦有大不近理者學者不可不知

論僞古文多重複且敷衍不切

論孔傳盡釋經文之可疑及馬鄭古文與今文駁異之可疑

論尙書有不能解者當闕疑不必強爲傳會漢儒疑辭不必引爲確據

論僞古文言仁言性言誠乃僞孔襲孔學非孔學出僞書

論王柏書疑疑古文有見解特不應並疑今文

論劉逢祿魏源之解尙書多臆說不可據

論孔子序尙書略無年月皇極經世竹書紀年所載共和以前之年皆不足據

論尙書是經非史史家擬尙書之非

論治尙書當先看孫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陳喬樞今文尙書經說考

第二冊

詩

論詩比他經尤難明其難明者有八

論詩有正義有旁義卽古義亦未盡可信

論關雎爲刺康王詩魯齊韓三家同

論關雎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關雎爲正風之首孔子定詩之義漢人已明言之

論四始是孔子所定儀禮亦孔子所定解此乃無疑於合樂關雎工歌鹿鳴

論班固云關雎哀周道而不傷爲哀而不傷之確解

論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爲規諫范處義說得之非本有是詩而陳古以諷

論魏源以關雎鹿鳴爲刺紂王臆說不可信三家初無此義

論四始之說當從史記所引魯詩詩緯引齊詩異義亦有可推得者

論三家亡而毛傳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駁辨明快可爲定論

論毛傳不可信而明見漢志非馬融所作

論以世俗之見解詩最謬毛詩亦有不可信者

論毛義不及三家略舉典禮數端可證

論三家詩大同小異史記儒林列傳可證

論詩序與書序同有可信有不可信今文可信古文不可盡信

論朱子不信毛序亦有特見魏源多本其說

論馬端臨駁朱申毛可與朱說參看且能發明風人之旨

論樂記疏引異義說鄭詩非必出於三家魏源據以爲三家詩未可執爲確證

論毛序或以爲本之子夏或以爲續於衛宏皆無明文可據卽以爲衛宏續作亦在鄭君之前

論十五國風之次當從鄭譜世次篇次三家亦不盡同於毛

論迹熄詩亡說者各異據三家詩變風亦不終於陳靈

論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太史公褚先生鄭君以爲有父又感天乃調停之說

論生民玄鳥長發閟宮四詩當從三家不當從毛

論魯頌爲奚斯作商頌爲正考父作當從三家不當從毛

論正考父與宋襄公年代可以相及鄭君六藝論從三家詩箋毛亦兼采三家

論鄭譜鄭箋之義知聲音之道與政通

論先魯後殷新周故宋見樂緯三頌有春秋存三統之義

論左氏傳所歌詩皆傳家據已定錄之非孔子之前已有此義

論賦比興幽雅頌頌皆出周禮古文異說不必深究

論南陔六詩與金奏三夏不在三百五篇之內

論詩無不入樂史漢與左氏傳可證

論詩至晉後而盡亡開元遺聲不可信

論詩教溫柔敦厚在婉曲不直言楚辭及唐詩宋詞猶得其旨

論三百篇爲全經不可增刪改竄

論風人多託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辭

論鳥獸草木之名當考毛傳爾雅陸疏而參以圖說目驗

論鄭箋朱傳間用三家其書皆未盡善

論孔子刪詩是去其重三百五篇已難盡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之外

第三冊

三禮

論漢初無三禮之名儀禮在漢時但稱禮經今注疏本儀禮大題非鄭君自名其學

論鄭君分別今之儀禮及大戴禮小戴禮記甚明無小戴刪大戴之說

論三禮之分自鄭君始鄭於儀禮十七篇自序皆依劉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皆引別錄已有

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非馬融所增甚明

論鄭注禮器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有誤臣瓚注漢志不誤

論鄭注三禮有功於聖經甚大注極簡妙並不失之於繁

論漢立二戴博士是儀禮非禮記後世說者多誤毛奇齡始辨正之

論段玉裁謂漢稱禮不稱儀禮甚確而回護鄭注未免強辭

論禮所以復性節情經十七篇於人心世道大有關繫

論禮十七篇爲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說最通訂正禮運射御之誤當作射鄉尤爲精確

論邵懿辰以逸禮爲僞與僞古文書同十七篇並非殘闕不完能發前人之所未發

論古禮情義兼盡卽不能復而禮不可廢

論禮雖繁而不可省卽昏喪二禮可證

論古冠昏喪祭之禮士以上有同有異

論后倉等推士禮以致於天子乃禮家之通例鄭注孔疏是其明證

論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當從朱子採用臣瓚之說儀禮經傳通解分節尤明
論言理不如言禮之可據朱子以此推服鄭君而鄭君之說亦由推致而得

論鄭樵辨儀禮皆誤毛奇齡駁鄭樵而攻儀禮之說多本鄭樵

論熊朋來於三禮獨推重儀禮其說甚通

論聘禮與鄉黨文合可證禮經爲孔子作

論讀儀禮重在釋例尤重在繪圖合以分節三者備則不苦其難

論宋儒掇摭鄭學實本王肅而裴爲己說以別異於注疏

論王肅有意難鄭近儒辨正已詳五禮通考舍鄭從王俞正變議之甚是

論古人行禮有一定之例九拜分別不厭其繁

論古禮多不近人情後儒以俗情疑古禮所見皆謬

論古禮最重喪服六朝人尤精此學爲後世所莫逮

論王朝之禮與古異者可以變通民間通行之禮宜定畫一之制

論明堂辟雍封禪當從阮元之言爲定論

論古制不明由於說者多誤小學大學皆不知在何處

論三禮皆周時之禮不必聚訟當觀其通

論周官改稱周禮始於劉歆武帝盡罷諸儒卽其不信周官之證

論周官當從何休之說出於六國時人非必出於周公亦非劉歆僞作

論毛奇齡謂周官不出周公並謂儀禮不出周公而不知儀禮十七篇乃孔子所定不可詆毀

論周禮爲古說戴禮有古有今當分別觀之不可合并爲一

論鄭君和同古今文於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

論鄭君以周禮爲經禮記爲記其別異處皆以周禮爲正而周禮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彌縫

論周禮在周時初未舉行亦難行於後世

論周官之法不可行於後世馬端臨文獻通考言之最晰

論鄭樵解釋周禮疑義未可信爲確據

論周官並非周公未行之書宋元人強補周官更不足辨

論禮記始撰於叔孫通

論王制月令樂記非秦漢之書

論王制爲今文大宗卽春秋素王之制

論禮記所說之義古今可以通行

論禮記記文多不次若以類從尤便學者惜孫炎魏徵之書不傳

論鄭注引漢事引讖緯皆不得不然習禮記者當熟玩注疏其餘可緩
論宋明人疑經之失明人又甚於宋人

論古宮室衣冠飲食不與今同習禮者宜先考其大略焦循習禮格最善

論禮記義之精者本可單行王制與禮運亦可分篇別出

論六經之義禮爲尤重其所關繫爲尤切要

論大戴禮記

論經學糾纏不明由專據左傳周禮二書輕疑妄駁

論禮經止於十七篇並及羣經當求簡明有用不當繁雜無用

第四冊

春秋

論春秋大義在誅討亂賊激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與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

論春秋是作不是鈔錄是作經不是作史杜預以爲周公作凡例陸淳駁之甚明

論董子之學最醇微言大義存於董子之書不必驚爲非常異義

論存三統明見董子書並不始於何休據其說足知古時二帝三王本無一定

論異外內之義與張三世相通當競爭之時尤當講明春秋之旨

論春秋素王不必說是孔子素王春秋爲後王立法卽云爲漢制法亦無不可

論春秋改制猶今人言變法損益四代孔子以告顏淵其作春秋亦卽此意

論春秋爲後世立法惟公羊能發明斯義惟漢人能實行斯義

論穀梁在春秋之後曾見公羊之書所謂一傳卽公羊傳

論公羊穀梁二傳當爲傳其學者所作左氏傳亦當以此解之

論穀梁廢興及三傳分別

論春秋兼采三傳不主一家始於范寧而實始於鄭君

論春秋借事明義之旨止是借當時之事做一樣子其事之合與不合備與不備本所不計

論三統三世是借事明義黜周王魯亦是借事明義

論春秋有現世主義有未來主義義在尊王攘夷而不盡在尊王攘夷

論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後世無亂臣賊子而能使亂臣賊子不能無懼

論春秋一字褒貶之義宅心恕而立法嚴

論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驗皆非大義所關

論獲麟公羊與左氏說不同而皆可通鄭君已疏通之

論春秋本魯史舊名墨子云百國春秋卽百二十國寶書

論漢志春秋古經卽左氏經左氏經長於二傳亦有當分別觀之者

論左氏不在七十子之列不得口受傳指左傳疏引嚴氏春秋不可信引劉向別錄亦不可信
論趙匡鄭樵辨左氏非邱明左氏傳文實有後人附益

論賈逵奏左氏義長於公羊以己所附益之義爲左氏義言多誣妄

論左氏傳不解經杜孔已明言之劉逢祿考證尤詳晰

論左氏傳止可云載記之傳劉安世已有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不可合一之說

論杜預解左氏始別異先儒盡棄二傳不得以杜預之說爲孔子春秋之義

論孔子作春秋以闢邪說不當信劉歆杜預反以邪說誣春秋

論左氏采各國之史以成書讀者宜加別白斷以春秋之義

論左氏所謂禮多當時通行之禮非古禮杜預短喪之說實則左氏有以啓之

論春秋是經左氏是史必欲強合爲一反致信傳疑經

論公羊左氏相攻最甚何鄭二家分左右祖皆未盡得二傳之旨

論春秋必有例劉逢祿許桂林釋例大有功於公羊穀梁杜預釋例亦有功於左氏特不當以

凡例爲周公所作

論日月時正變例

論三傳以後說春秋者亦多言例以爲本無例者非是

論啖助說左氏具有特識說公穀得失參半公穀大義散配經文以傳考之確有可徵

論啖趙陸不守家法未嘗無扶微學之功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

論公穀傳義左氏傳事其事亦有不可據者不得以親見國史而盡信之

論劉知幾詆毀春秋並及孔子由誤信杜預孔穎達不知從公穀以求聖經

論劉知幾據竹書以詆聖經其惑始於杜預唐之陸淳劉昞已駁正其失

論春秋家左傳家當分爲二如劉知幾說

論孔子作春秋增損改易之迹可尋非徒因仍舊史

論宋五子說春秋有特見與孟子公羊合足正杜預以後之陋見謬解

論斷爛朝報之說不必專罪王安石朱子疑胡傳並疑公穀故於春秋不能自信於心

論據朱子之說足證春秋是經非史學春秋者當重義不重事

論杜預專主左氏似乎春秋全無關繫無用處不如啖趙陸胡說春秋尙有見解

論春秋一字褒貶不得指爲闕文

論經史分別甚明讀經者不得以史法繩春秋修史者亦不當以春秋書法爲史法

論春秋權衡駁左氏及杜解多精確駁公穀則未得其旨

論呂大圭以後世猜防之見疑古義宋儒說經多有此失

論黃澤趙訪說春秋有可取者而誤信杜預仍明昧參半

論趙訪說春秋策書筆削近是孔廣森深取其書而亦不免有誤

論王正月是周正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已駁正之
論三傳皆專門之學學者宜專治一家治一家又各有所從入
論俞正燮說春秋最謬乃不通經義不合史事疑誤後學之妄言
論春秋明正道細詐力故特褒宋襄而借以明仁義行師之義



經學通論

易經

論變易不易皆易之大義

治經者當先知此經之大義。以易而論。變易不易皆大義所在。二者當並行不相悖。周易正義第一論易之三名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乎萌庶類。亭毒羣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爲易。取變化之義。既義總變化。而獨以易爲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尊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錫瑞案孔穎達引證詳明。乾鑿度爲說易最古之

書鄭君兼通今古文之學其解易之名義皆兼變易不易之說鄭引易尤切實是易雖有窮變通久之義亦有不易者在斯義也非獨易言之羣經亦多言之而莫著於禮記大傳曰改制度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尊尊也親親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變革卽變易也不可變革卽不易也董仲舒漢初大儒深得斯旨其對策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後人讀之議其前後矛盾不知董子對策之意全在變法以爲舜繼堯後大治有道故可無爲而治漢繼秦後大亂無道而漢多襲秦舊故謂當變更化不變者道也當變者法也亦卽易以變易爲義而有不變者在也今之學者不知窮變通久之義一聞變法羣起而爭反其說者又不知變易之中有不易者在舉天地君臣父子不可變者亦欲變之又豈可爲訓乎

論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

讀易者當先知伏羲爲何畫八卦其畫八卦有何用處正義曰作易所以垂教者卽乾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建五氣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爲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又坤靈圖曰伏羲氏立九部民易理春秋緯文耀鉤曰伏羲作易名官禮緯含文嘉曰慮者別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

變化天下。天下法則成。伏貢獻。故曰伏羲也。鄭君六業論曰。虛義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無文字謂之易。以厚君民之別。鄭專以厚君民之別爲說。蓋本孔子云。君親以尊。臣子以順之義。陸賈新語道基篇亦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暢其說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後。臥之誅。起之吁。呼。飢卽求食。飽卽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焦循謂讀陸氏之言。乃恍然悟伏羲所以設卦之故。更推闡其旨曰。學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伏羲作八卦重爲六十四。何以能治天下。神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何奉此卦畫爲萬古修己治人之道。孔子刪書始唐虞。治法至唐虞乃備也。贊易始伏羲。人道自伏羲始定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伏羲設卦觀象。定嫁娶以別男女。始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然則君臣自伏羲始定。故伏羲爲首出之君。前此無夫婦父子。卽無君臣。凡緯書所載天皇地皇人皇九頭五龍攝提合維等紀。無容議矣。莊子繕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按莊子不知易道。不知伏羲之功者也。飲食男女。雖禽獸蟲豸生而卽知。然牝牡無定偶。故有母而無父。自伏羲畫八卦而人道定。有夫婦。乃有父子。有父子。乃有君臣。孔子贊易。所以極稱伏羲之功也。人道不定。天下大亂。何以得至一。故無伏羲畫卦。則無夫婦。無父子。無君臣。而以爲陰陽和靜。萬物不傷。真妄論矣。阮嗣

宗通易論云。易者何也。乃昔之元真。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於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嗣宗亦莊生之流。而論易則稱伏羲之功。不拾漆園唾餘。然謂利用不存。法制夷昧。似謂上古本有法制。利用至伏羲時晦亂。而伏羲氏復之。則無稽耳。錫瑞案。焦氏發明伏羲畫卦之功。尤暢畫卦之功。首在厚君民之別。故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地天爲泰。天地爲否。似與此義相反。蓋泰之得在天地交。否之失在天地不交。履以位言。泰否以情言。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後世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四語本蘊子嗜昧者欲矯其弊。遂議盡去上下之分。豈知作易垂教。所以理人倫。而明王道之義乎。

論重卦之人當從史遷揚雄班固王充以爲文王

易爲羣經之首。讀易當先知作易之人。欲知作卦爻辭爲何人。又必先知重卦爲何人。周易正義第二論重卦之人曰。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重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羲矣。錫瑞案。解經以最初之說爲主。史記儒林傳曰。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傳。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是楊何上距商瞿凡八傳。漢初言易皆主楊何。

太史公父談亦受易於楊何。史公言易必用楊何之說。周本紀曰：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日者傳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正義謂史遷以爲文王重卦，其說甚明，且非獨史遷之說爲然也。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問明篇曰：文王淵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漢書藝文志曰：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論衡對作篇曰：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故曰演。正義曰：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是以爲文王重卦者，非獨史遷更有揚雄班固王充，故正義以爲史遷等，揚雄西漢末人，班固王充東漢初人，皆與史遷說同。鄭玄東漢末人，已在諸人之後，其說以爲神農重卦，蓋以取益噬嗑爲據，謂伏羲取諸離在八卦之內，神農取益噬嗑在六十四卦之內也。孔疏亦以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爲伏羲重卦之證案。此說亦太泥。朱子語類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又云：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耜，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卻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沈寓山寓簡曰：大傳言蓋取諸益，取諸睽，凡一十三卦，蓋聖人謂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謂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陳澧曰：案繫辭所言取諸者，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圓也，取諸易直也，取諸急也，文義正同。輪人意取諸圓，非因見圓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與急，非因見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此三說皆極通，可無疑於神農時已有益與噬嗑，而不得云文王重卦矣。後人猶有疑者，皆疑所不

當疑。羅泌路史餘論曰：世以爲文王重卦，因揚雄之說而謬之也。滿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益稷之言，不自後世。佃漁之離，謂之小成可也。未耜之益，與交易之噬嗑，豈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重卦可識矣。顧炎武曰：知錄曰：考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爲六十四卦者，不始於文王也。錫瑞案：羅氏不知滿招損謙受益，出僞古文大禹謨，不足據。益與噬嗑言取諸者，朱子辨之已明。顧氏不知左氏雜取占書，唐啖助已言不可盡信。占筮書多傳會，穆姜說元亨利貞之義，全同孔子文言，以爲暗合，未必穆姜之學與聖人同，以爲孔子作文言。勳嬰穆姜之說，尤無是理。疑占書取孔子文言，傳之穆姜，而左氏載之，不當反據其文。疑重卦不始於文王也。丁晏考經徵文云：邱明博聞多采，孔門精語，綴集成文，而後儒反疑聖勳取左氏，必不然矣。據丁氏說，可爲左氏傳引聖經之證。焦循亦云：左氏生孔子贊易之後，刺取易義以飾爲周史之言。

論連山歸藏

周易正義第三論三代易名曰：案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爲文質之義，皆煩而無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膺膺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羨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

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雖欲无所遐棄。亦恐未可盡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唯皇甫謐云。文王在羨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无以言也。周禮太卜疏。趙商問。今當從此。問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答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鄭既爲此說。故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又注禮運云。其書存者有歸藏。如是玉兆爲夏。瓦兆爲殷。可知。是皆從近師之說也。按今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女爲舜妃。又見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若然。依子春之說。歸藏黃帝得有帝堯及殷王之事者。蓋子春之意。必戲黃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鄭云。改之無據。是以皇甫謐記亦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皇帝曰歸藏。雖炎帝與子春黃帝不同。是亦相因之義也。云名曰連山。似山內出氣也者。此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爲連山。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者。此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爲歸藏也。鄭雖不解周易。其名周易者。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市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錫瑞案。孔賈二疏不同。孔不從鄭以爲代號。賈從鄭以爲以義名。當以鄭說義名爲是。連山歸藏若是代號。不應夏殷襲伏羲黃帝之舊。且連山歸藏不名易。若是代號。必下加易字。乃可通。故鄭皆以義名。與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正合。鄭以周易爲周。普亦以義名。蓋本繫辭傳易之爲書也。周流六虛。孔疏以爲無據。非也。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不應夏易數倍於殷。疑皆出於依託。連山劉炫僞作。北史明言之。歸藏雖出隋唐以前。亦非可信爲古書。

刪定六經。始於孔子。孔子以前。周易與連山歸藏並稱。猶魯之春秋。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並稱也。周易得孔子贊之。而傳爲經。連山歸藏不得孔子贊之。而遂亡。猶魯之春秋。得孔子修之。而傳爲經。晉乘楚檮杌。不得孔子修之。而遂亡也。孔子所不贊修者。學者可不措意。況是僞書。何足辨乎。連山歸藏之辭。絕不見於古書稱引。蓋止有占法。而無文辭。故周易常孔子未贊之前。疑亦止有占法。而無文辭也。

論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無明據當爲孔子所作

周易正義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曰。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卽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預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尙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左傳正義曰。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鄭玄云。據此言。

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且史傳讖緯皆言文王演易。演謂爲其辭。以演說之。易經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二者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經。無容自伐其德。故先代大儒鄭衆賈逵或以爲卦下之象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當是非。錫瑞案據孔疏之說。文王作卦爻辭。及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皆無明文可據。是非亦莫能決。今據西漢古義以斷。則二說皆非。是以卦辭爲文王作者。但據繫辭易傳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下有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云云。遂以爲文王作卦辭。實則履德之基也。云云。共引九卦。正是文王重卦之證。則其辭云云。當卽六十四卦。非必別有卦辭。伏羲在未制文字之先。八卦止有點畫。文王在制文字之後。六十四卦必有文字。有文字卽是辭。不必作卦辭而後爲辭也。孔疏云。史傳讖緯皆言文王演易。今考之史傳史記。但云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不云作卦爻辭。讖緯云。卦道演德者文。則演易卽演三百八十四爻之謂。不必爲辭演說。乃爲演也。其云周公作爻辭者。但以箕子岐山東鄰等文。不當屬文王說。惠棟周易述。用趙賓說。而小變之。以箕子爲其子。又據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梁山晉望也。因謂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于岐山者。爲夏王。惠氏疏通爻辭。可以解鄭賈諸人之疑矣。然以爻辭爲文王作。止是鄭學之義。以爻辭爲周公作。亦始於鄭衆賈逵馬融諸人。乃東漢古文家異說。若西漢今文家說。皆不如是。史遷揚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未嘗云作卦辭爻辭。當以卦爻之辭並屬孔子所作。蓋卦爻分畫於義文。而卦爻之辭。皆出於孔子。如此則與易歷三聖之文。不背。箕子岐山東鄰西鄰之類。自孔子言之。亦無妨。若以爲文王作爻辭。

既疑不應豫言。以爲周公作爻辭。又與易歷三聖不合。孔疏以爲父統子業。殊屬強辭。韓宣適魯。單文孤證。未可依據。韓宣亦未明說周公作爻辭也。或疑左氏傳引筮辭。多在孔子之前。不得以卦辭爻辭爲始。於孔子案占書傳會前已言之。困學紀聞曰。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皆非左氏之舊也。姚鼐以爲畢萬筮仕於晉一條。吳起增竄以媚魏者。然則懿氏卜妻敬仲云。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亦陳氏得政之後。人所增竄。若是當時實事。未必齊人。不忌敬仲。而更任用之。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有爲嬴敗姬。姪其從姑。死於高梁之占。叔孫穆子之生。有以讖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之占。應驗爲神疑。皆傳會。若是當時實事。獻公未必嫁女于秦。穆子未必用豎牛爲政。左氏傳此等處。皆不可據。說苑泄冶引易曰。君子居其室。至可不慎乎。泄冶在孔子前。不應引繫辭。此等明是後人攙入。左氏引易亦猶是也。

論易至孔子始著於是學士大夫尊信其書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獻通考應氏曰。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錫瑞案此亦卦辭爻辭。不出於文王周公之一證。若卦爻之辭。爲文王周公作。則當如後世欽定御纂之書。頒之學官。以教士子矣。而當時造士。止有禮樂詩書。則以易但有卦爻。而無文辭。故不可與禮樂詩書並立爲教。當時但以爲卜筮之書而已。至孔子闡明其義理。推合於人事。於是易道乃著。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

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蓋易與春秋。孔門惟高才弟子乃能傳之。於是學士大夫尊信其說。或論作易之大旨。或說學易之大用。或援易以明理。或引易以決事。而其教遂大明。如荀子大略篇曰。善爲易者不占。此以當時之用易者。專爲占卜。不知天地消長。人事得失。無不可以易理推測。故云善易不占。以挽其失。又曰。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此本象傳序卦之旨而引申之。非相篇曰。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此爲當日石隱者流。如沮溺丈人。匿跡銷聲。介之推。所謂身將隱焉。用文之。究非中道。大略篇又曰。復自道。何其咎。以爲能變也。呂覽務本篇引而申之曰。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荀子言變。呂覽言動。皆取復卦剛反之義。呂覽應同篇曰。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闡發經義。簡明不支。慎大覽篇引易。愬愬履虎尾。終吉。可證今本之誤。召類篇引史默說。渙羣之義曰。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可證注疏以渙爲渙散之非。元吉與大吉異。元吉以德言。大吉以時言。象曰。大哉乾言。萬物資始。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故曰。元吉者。吉之始。亦可證舊解元吉爲大吉之失。周末諸子引易。具有精義如此。史記載蔡澤言亢龍之義。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決。往而不能自返。國策載春申君言狐濡其尾之義。始之易。終之難。皆引易文以決時事。其說之精。亦可以補周末諸子之遺也。

論卦辭爻辭卽是繫辭十翼之說於古無徵

以卦辭爻辭爲孔子作。疑無明文可據。然亦非盡無據也。古以繫辭卽爲卦辭爻辭。漢儒說皆如是。而今之繫辭上下篇。古以爲繫辭傳。釋文王肅本有傳字。蓋古本皆如是。宋吳仁傑古周易以爻爲繫辭。今考繫辭有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物。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明是指卦爻辭謂之繫辭。若謂繫辭中四處所云繫辭。卽是今之繫辭。孔子不應屢自稱其所著之書。又自言其作辭之義。且不應自稱聖人。蓋繫辭卽卦辭爻辭。乃孔子所作。今之繫辭。乃繫辭之傳。孔子弟子所作。繫辭中明有子曰。必非出自孔子手筆。史記自序引繫辭之文爲易大傳。是其明證。凡孔子所作謂之經。弟子所作謂之傳。所云聖人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乃孔子弟子作傳。稱孔子爲聖人。非孔子作繫辭。而稱文王周公爲聖人也。鄭樵六經輿論曰。易大傳言繫辭者五。皆指爻辭曰繫辭。如上繫曰繫辭焉而明吉凶。繫辭以斷其吉凶。有二。曰繫辭焉而命之。孔子專指爻辭以爲繫辭。今之繫辭。乃孔門七十二子傳易於夫子之言。爲大傳之文。則繫辭者。其古傳易之大傳歟。鄭樵以繫辭傳爲易大傳。正本史記孔疏云。經文王周公所作。傳孔子所作。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經。漢書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則已誤。以孔子所作爲傳。與史記之說大異矣。歐陽修不信祥異。以繫辭云。河作圖。洛出書。聖人作之。爲非孔子之言。不知繫辭傳本非孔子之言。乃孔子弟子所作。以解釋孔子之言者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史公旣以今之繫辭爲易大傳。則不以爲孔子所作。世家所謂亦必指卦辭爻辭而言。繫者屬也。繫辭猶云屬辭。據史記云。伏戲畫八卦。文王重卦爲六十四。分爲三百八

十四爻而無其辭。至孔子乃屬辭以綴其下。故謂之繫。此其有明文可據而不必疑者也。惟孔子世家引說卦頗疑有誤。論衡正說篇曰：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皇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所說易益一篇，蓋說卦也。隋書經籍志曰：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所謂三篇，蓋兼序卦雜卦在內。據王充說，說卦至宣帝時始出，非史公所得見。故疑世家說卦二字，爲後人攙入者。說卦論八卦方位，與卦氣圖合。疑焦京之徒所爲。程迥古易考十二篇闕序雜卦，以爲非聖人之言。李邦直朱新仲傳選卿皆疑序卦。近儒朱彝尊亦然。戴震云：昔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誓同後出。說卦分之爲序卦雜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據此，則古今人皆疑說卦三篇，而十翼之說，於古無徵。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又曰：孔子爲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是已分爲十篇，尚不名爲十翼。孔疏以爲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是十翼出東漢以後，未可信據。歐陽修謂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後人以爲歐陽不應疑經，然十翼之說，實不知起於何人也。

論孔子作卦辭爻辭又作象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

或疑卦辭爻辭爲孔子作，象象文言又孔子作。夫象象文言，所以解卦辭爻辭也。是豈孔子自作之而自解之歟？曰：孔子正是自作之而自解之也。聖人作易，幽贊神明，廣大精微，人不易喻。孔子恐人之不能盡喻也，既作卦辭，又自作彖以解卦辭，既作爻辭，又自作象以解爻辭。乾坤爲易之門，居各卦之首，又特作文言以釋之，所謂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所以開愚蒙，導後學也。若疑自作自解，無此文體，獨不觀揚雄之

太玄乎。太玄準易而作者也。漢書揚雄傳曰。爲其秦曼漈而不可知矣。故有首銜錯測攢疊數文。掇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尙不存焉。據此是雄作太玄。恐人以爲曼漈不可知。自作十一篇。解散其文。以示後人。正猶孔子作易。有卦辭爻辭。恐人不知。自作象象文言。以示後人也。司馬光說玄曰。易有象。玄有首。象者卦辭也。首者亦統論一首之義。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測所以解贊也。易有文言。玄有文。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據此則太玄準易。玄之贊卽易之爻。若謂自作不當自解。則揚子既作贊矣。何必又有測以解贊。復有言以解贊乎。當時客有難玄太深。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揚子但以文王爲附六爻。與法言所說同。文王但重卦而無辭。則卦爻辭必孔子作。雄以孔子作卦爻辭。又作象象文言。而自解之。故準易作太玄。亦作首贊以法卦爻辭。又作測與文而自解之。揚雄太玄自作自解。人未有疑之者。獨疑孔子不應自作自解。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高貴鄉公以下多疑象象不當合經。不知象象與卦爻辭。皆孔子一人所作。既皆孔子所作。則皆當稱爲經。並無經傳之分。惟繫辭傳當稱傳耳。象象合卦爻辭。與不合卦爻辭。似可無庸爭辨。太玄舊本分玄之贊辭爲三卷。一方爲上。二方爲中。三方爲下。次列首銜錯測攢疊數文。掇圖告凡十一篇。范望散首測於贊辭之間。王涯因之。宋惟幹依易之序。以玄首準卦辭。測準小象。文準文言。攢疊掇圖準繫辭。告數準說卦。銜準序卦。錯準雜卦。吳祕因之。司馬光從范本。諸人紛紛改訂。正與改訂易文相似。其實一人所作。次序先後可以不拘。阮孝緒稱太玄經九卷。雄自作章句。是雄且作章句。以自解其太玄矣。尙何疑於自作自解之不可乎。章學誠

文史通義以著書自注爲最善。謂本班固漢書不知揚雄又在班固之前。孔子更在前也。

論傳經之人惟易最詳經義之亡惟易最早

孔子刪定六經傳授之人惟易最詳。而所傳之義惟易之亡最早。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漢書儒林傳曰。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邱賀。繇。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史漢載商瞿以下傳授名字。子弘即子弓。矯疵即橋庇。周醜即周豎。光羽即孫虞。史記以爲子弘傳子庸。漢書以爲子庸傳子弓。各有所據。而小異大同。孔門傳易之源流。在漢固甚明也。史記止於楊何。距商瞿八傳。漢書下及施孟梁邱。距商瞿九傳。史記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是皆言漢初傳經諸人。而申公轅固韓嬰伏生高堂生等。皆不言其所授。蓋史公已不能明。惟於易云。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史公父談受易於楊何。故於易之授受獨詳。史公能詳易家授受之人。豈不能知易經作卦爻辭之人。而周本紀但云文王重卦。魯世家不云周公作爻辭。則文王周公無作卦爻辭之事。孔子世家云。序彖繫象。卽卦爻辭在其中矣。史記不及

丁寬漢書以爲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孟梁邱。又云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據漢書則田何丁寬楊何之學本屬一家傳之施孟梁邱爲易之正傳焦京之學明陰陽術數爲易之別傳乃至於今不特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之易傳數篇無一字存卽施孟梁邱漢立博士授生徒以千萬計今其書亦無有存者轉不如伏生尙書齊魯韓詩猶可稍窺大旨豈非事理之可怪而經學之大可惜者乎後惟虞翻注易自謂五世傳孟氏易其注見李鼎祚集解稍詳近儒張惠言爲之發明此則孟氏之學支與流裔猶有存者而漢儒易學幸得存什一於千百也。

論漢初說易皆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數

西漢易學之書雖亡而其說猶有可考者如淮南子繆稱訓曰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又曰小人在上如寢關暴贖不得須臾安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又曰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過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於野利涉大川齊俗訓曰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汎論訓曰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道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道而不欲其大也人間訓曰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秦族訓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闚其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

統理之也。賈誼新書容經曰：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爲蜚龍乎。春秋篇曰：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董子繁露基義篇曰：易言履霜，堅冰。蓋言遜也。精華篇曰：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劉向說苑，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又引孔子曰：困之爲道，猶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法誠篇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夫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又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奉使篇曰：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黯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指武篇曰：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列女傳，鄒孟母曰：易曰：在中饋，无攸遂。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劉向傳稱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又曰：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趨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又曰：讒邪進則衆賢退，邪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又曰：易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也。又曰：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

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又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長來從也。彭宣傳：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矣。宣治易事張禹，禹受易於施讎者也。劉向治易，校書考易說，以爲諸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者也。淮南王集九師說易者也。賈董漢初大儒，其說易皆明白正大，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數，蓋得易之正傳。田何、楊叔之遺，猶可考見。

論陰陽災變爲易之別傳

經學有正傳，有別傳。以易而論，別傳非獨京氏而已。如孟氏之卦氣、鄭氏之爻辰，皆別傳也。又非獨易而已。如伏傳五行、齊詩五際、禮月令明堂陰陽說、春秋公羊多言災異，皆別傳也。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則孔子刪定六經，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陰陽五行爲宗旨。漢藝文志陰陽五行，分爲二家。其後二家皆竄入儒家。此亦有所自來。古之王者，恐己不能無失德，又恐子孫不能無過舉也。常假天變以示儆惕。禮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易本卜筮之書，其掌卜筮者必陳祥異占驗，以左右王。古卜筮與史通。周官馮相保章司天文者皆屬太史。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氏傳采占書，雖未必皆當時本文，而所載卜筮事皆屬史官占之。此古卜筮與史通之明證。亦古卜史借天道以儆君之明證。後世君尊臣卑，儒臣不敢正言匡君，於是亦假天道進諫，以爲仁義之說。人君之所厭聞，而祥異之占，人君之所敬畏。陳言旣效，遂成一代風氣。故漢世有一種天人之學，而齊學尤盛。伏傳、齊詩、公羊春秋，皆齊人所傳也。孟京非齊學，其言易亦主陰陽災變者。卜筮占驗本與陰陽災變

爲近。故後世之言術數者，多託於易。漢書儒林傳曰：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鄴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唯京氏爲異黨。據班氏說，則易家以陰陽災變爲說，首改師法，不出於田何。楊叔丁將軍者，始於孟而成於京。班氏既謂二家不同，而藝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似二家實合爲一者。蓋又京氏託之孟氏，而非孟氏之本然也。孟氏得易家書，焦延壽得隱士說，則當時實有此種學，而非其所自創。漢志易家有雜災異三十五篇，是易家本有專言災異一說，而其傳此說者，仍是別傳而非正傳。漢儒藉此以儆其君，揆之易義，納約自牖，與神道設教之旨，皆相膾合。可見人臣進諫之苦心，亦不背聖人演易之宗旨，而究不得爲正傳者。孔子說易言於論語者二條，一勉無過，一戒無恆，皆切人事而言。戰國諸子及漢初諸儒言易，亦皆切人事而不主陰陽災變。至孟京出而說始異，故雖各有所授，而止得爲易之別傳也。困學紀聞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王應麟曰：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惠棟曰：如京說，則今占法所謂納甲世應游歸六親六神之說，皆始於西伯父子也。案西漢以前，無以爲文王周公作卦爻辭者，況納甲世應之說乎。此不特非孔子之言，並非京氏之說，京氏易傳無之，乃後人傳會，不可信。

論孟氏爲京氏所託，虞氏傳孟學亦間出道家。

孟氏之學。以今考之。有與諸家相出入者。卦氣出於孟氏。而其書不傳。其說不詳。詳見於京氏書。漢書京房傳曰。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其說亦見於易緯稽覽圖。所云卦氣起中孚。卦主六日七分。大誼略同。唐一行卦議引之以爲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漢儒以緯爲孔子作。固未必然。孔疏以讖緯起自哀平。亦不甚合。緯書之出最古。亦有漢儒傳會者。稽覽圖未知與孟京孰爲先後。或緯竊孟京。抑或孟京竊緯。皆不可知。漢儒稱讖緯。宋人斥讖緯而稱圖書。其實皆主陰陽五行。如邵子曰。卦氣始於中孚。蔡西山云。康節亦用六日七分。是孟京之說。不僅漢儒宗之。宋儒亦宗之矣。然其說有可疑者。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何以震離兌坎四卦不在內。但主二至二分。乾坤爲諸卦之宗。何以與諸卦並列。似未免削趾適履。強合牽附。京氏與孟氏相出入。漢書云。焦京託之孟氏。不相與同。則卦氣之說。或亦焦京所託。非孟氏本旨歟。漢書又云。孟喜得易家陰陽災變書。則卦氣之說。或孟氏得易家書本有之歟。皆疑莫能明。焦循云。六日七分。卽所得陰陽災變託之田生者。藝文志章句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孫者。今說文釋文中所引卽此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六十六篇。則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也。孟氏今文。與費氏古今易判然不合。而許慎說文解字敘云。易孟氏皆古文也。則孟氏亦有古文矣。荀爽傳費氏易而言升降。虞翻表獻帝云。穎川荀諧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虞氏言消息旁通。與荀言升降相出入。則荀氏費易與虞氏孟易相出入矣。張惠言易義別錄。首列孟氏。亦僅能舉說文釋文諸書之異字。而不能舉其義。張氏以爲學者求田何之書。則惟孟氏此文。求孟氏之義。惟虞氏

注說故作虞氏義與消息。阮元稱爲孤家專學。近之漢學家多宗之。而亦有不盡謂然者。王引之謂虞氏以旁通說象象。顯與經違。虞氏釋貞以之正。違失經義。見經義述聞。錢大昕論虞仲翔說易之卦。有失其義者。有自紊其例者。見潛研堂答問。陳澧云。虞氏易注多不可通。所言卦象尤多纖巧。見東塾讀書記。焦循易圖略。雖取虞義。亦駁其非。張惠言云。虞氏雖傳孟學。亦斟酌其意。不必盡同。然則虞氏間有違失。而非必盡出於孟矣。虞氏引參同契日月爲易。又言夢道士飲以三爻。則其學雜出於道家。故虞氏雖漢易大宗。亦有當分別觀之者。

論鄭荀虞三家之義。鄭據禮以證易學者。可以推補不必推補爻辰。

鄭君用費氏易。其注易有爻辰之說。蓋本費氏分野一書。然鄭所長者不在此。鄭學最精者三禮。其注易亦據禮以證易義。廣大無所不包。據禮證易。以視陰陽術數。實遠勝之。鄭注如嫁娶祭祀朝聘。皆合於禮經。其餘雖闕而不完。後儒能隅反而意補之。亦顯家之學也。鄭君自序。來至元城。乃注周易。其成書在絕筆之年。晉以後。鄭易皆立學。南北朝時。河北用鄭易。江左用王弼易注。至隋。鄭易漸衰。唐定正義。易主王弼。而鄭易遂亡。宋末王應麟始以蒐輯古書之學。輯鄭易注一卷。近儒惠棟以爲未備。更補正爲三卷。丁杰又以爲有誤入者。復加釐訂。稱爲善本。是鄭君之成易注。視諸經爲最後。鄭君書多亡逸。輯易注者。視諸書爲最先。張惠言亦輯鄭易。而加以發明。周易鄭荀義。敍曰。昔者虞犧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鄭氏贊易實述之。至其說經。則以卦爻無變動。謂之象辭。夫七八者象。九六者變。經稱用九。用六。而辭皆七八。名與實不相應。非虞犧氏之旨也。爻象之區。旣隘。則乃求之於天。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

宿依氣應宿。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濼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貴賤之位。辨大小之序。正不易之倫。經綸創制。吉凶損益。與詩書禮樂相表裏。則諸儒未有能及之也。荀氏之說消息。以乾升坤降。萬物始乎泰。終乎否。夫陰陽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簡。位有進有退。道有經有權。歸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陽常宜升而不降。陰常宜降而不升。則姤遯否之義。大于既濟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雲行雨施。陰陽和均。而天地成位。則可謂得易之大義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氣。以定大位。運始終之紀。以敍六十四卦。要變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發揮。旁通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以則四德。蓋與荀同源。而闕大遠矣。王弼之說。多本鄭氏。而棄其精微。後之學者。習聞之。則以爲費氏之義如此而已。其盈虛消息之次。周流變動之用。不詳於繫辭象象者。概以爲不經。若觀鄭荀所傳卦氣。十二辰。八方之風。六位。世應爻。互卦動。莫不彰著。劉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大義略同。豈特楊叔丁將軍哉。錫瑞案張氏舉鄭荀虞。而斟酌其得失。皆有心得。其於鄭義。取其言禮。不取其言爻辰。與李鼎祚集解采鄭集。不采其言爻辰者。同一卓識。惟以卦氣十二辰之類。亦祖田何。則未必然。孟京以前言易。無有主卦氣十二辰之類者。不可以後人之說誣前人。而以易之別傳爲正傳也。焦循曰。爻辰自爲鄭氏一家之學。非本之乾鑿度。亦不必本於月律也。然以離九三爲艮爻。位值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坎上六爻辰在巳。蛇之蟠屈似微纆。臨卦斗臨丑。爲殷之正月。以見周改殷正之黷。謬悠非經義。至以焚如爲不孝之刑。女壯爲一女當五男。尤非聖人之義也。余於爻辰無取焉爾。

論費氏易傳於馬鄭荀王而其說不同。王弼以十篇說經頗得費氏之旨。

漢易立博士者四家。施、孟、梁、邱。京氏。並今文說而皆亡佚。後世所傳者。費氏古文易也。而今之易又非古文。蓋爲後人變改。幾盡說文間載古文。許慎以爲孟氏釋文所載經文異字。惟易獨多。然則漢時傳易者。尤爲雜而多端。未知田何楊叔丁將軍之傳本。究如何也。漢書儒林傳曰。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瑯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後漢書儒林傳曰。東萊費直能易。授瑯邪王橫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玄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爲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錫璠案費氏之易。不知所自來。考其年當在成哀間。出孟京後。王璜卽王橫。與王莽同時。爲費氏一傳弟子。則必在西漢之末矣。費氏無章句。故藝文志不載。釋文有費直章句四卷。當屬後人依託。費氏專以象象繫辭文言解經。與丁將軍訓故舉大誼略同。似屬易之正傳。而漢不立學者。漢立學皆今文。而費氏傳古文。漢人重師授。而費氏無師授。故范升曰。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則東漢初有欲立費易者。而卒不立。陳元傳費易。或卽欲立費易之人。正與范升反對者也。陳元鄭衆馬融易學不傳。鄭荀二家稍傳其略。王弼亦傳費易。而其說各異。費氏亡章句。止有文字。東漢人重古文。蓋但據其本文。而說解各從其意。此鄭荀王所以各異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此馬鄭所以皆用費氏釋文。以爲費易人無傳者。是不知馬鄭王之易卽費易也。王弼盡掃象數。而獨標卦爻承應之義。蓋本費氏之以象象繫辭文言解經。後儒多議其空疏。陳澧獨取之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王輔嗣注云。文言備矣。九二見龍在田。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此真費氏家法也。元亨利貞之義。潛龍勿用之義。文言

已備。故輔嗣不復爲注。至見龍在田。象曰。德施普也。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時舍也。皆未釋見字。田字。故皆爲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說也。文言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潛爲未見。則見爲出。潛矣。潛爲隱。則見爲離隱矣。故輔嗣云。出潛離隱。據彼以解此也。繫辭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是五與上爲天。三與四爲人。初與二爲地。初爲地下。二爲地上。故輔嗣云。處於地上也。此真以十篇解說經文者。若全經之法。皆是。則誠獨冠古今矣。

論王弼多清言而能一掃術數瑕瑜不掩是其定評

王弼易注。孔疏以爲獨冠古今。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易傳。中不論象。不論卦變。皆用弼說。王應麟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因學紀聞錄。王注二十三條。何焯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正多。厚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陳澧謂厚齋所錄。非但尙易之辭。并尙輔嗣之辭矣。此孫盛所謂麗辭溢目者也。然所錄如大有六五注云。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頤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造語雖精。然似自作子書。不似經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厚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頗似摹擬輔嗣語也。朱子云。漢儒解經。依經演釋。晉人則不然。舍經而自作文。輔嗣所爲格言。是其學有心得。然失漢儒注經之體。乃其病也。錫瑞案。程子之取王弼者。以其說多近理。朱子之不取晉人者。以其文太求工。言非一端。義各有當。陳澧謂其所爲格言。學有心得。予謂弼之所學。得於老氏者深。而得於易者淺。魏晉人尙清言。常以老易並舉。見於史者。多云某人善說老易。是其時之所謂易學。不過藉爲談說之助。且與老氏并爲

一談王弼常注老子。世稱其善。其注易亦雜老氏之旨。雖名詞雋句。耐人尋味。實即當時所謂清言。南朝好玄理。重文詞。故弼之書盛行。北人尚樸。學易主鄭玄。不主王弼。自隋以後。北學并入南學。唐人以為獨冠古今。於是易專主王弼注。及晉韓康伯之補注矣。宋元嘉時。王鄭兩立。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而太平御覽引顏延之庭誥曰。馬陸得其象數。而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象數。則延之雖以王弼為正宗。亦疑其於象數太略也。孔子之易。重在明義理。切人事。漢末易道猥雜。卦氣爻辰納甲飛伏世應之說。紛然並作。弼乘其敝。掃而空之。頗有摧陷廓清之功。而以清言說經。雜以道家之學。漢人樸實說經之體。至此一變。宋趙師秀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可為定論。范武子謂王弼何晏罪浮桀紂。則詆之太過矣。弼注之所以可取者。在不取術數而明義理。其所以可議者。在不切人事而雜玄虛。四庫提要曰。弼之說易。源出費直。直易今不可見。然荀爽易即費氏學。李鼎祚書尚頗載其遺說。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剛柔。已與弼注略近。但弼全廢象數。又變本加厲耳。平心而論。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弼與康伯深為有功。祖尚虛無。使易竟入於老莊者。弼與康伯亦不能無過。瑕瑜不掩。是其定評。諸儒偏好偏惡。皆門戶之見。不足據也。

論以傳附經始於費直不始於王弼亦非本於鄭君

古本易經與今不同。朱子記嵩山晁氏卦爻象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顧炎武謂此據孔氏正義。謂連合經傳始於輔嗣。不知其實本於康成也。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則以傳附經。又不自康成始。近儒姚配中說尤詳晰。曰。經傳之合。始自費直。魏志

高貴鄉公紀帝問曰。孔子作象象。鄭氏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鄭氏合象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據此則經傳之合。始自鄭矣。然案儒林傳云。費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以傳解經。則必以傳合經。經傳之連。實當始自費。非始自鄭也。而高貴鄉公淳于俊並云。鄭者。蓋費氏亡章句。徒以傳解經。則傳卽爲其章句。注者因費氏之本。既注經卽還注傳。而合傳於經之名。遂獨還注之者矣。且直以古字號古文易。劉向以中古文易校諸家。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費氏經既與中古文同。而又亡章句。非合傳於經。則傳其書者。直云傳古文可耳。烏得以直既無章句。又無異文。而乃獨以其學歸之費氏耶。尙書有今古文之學。此其可證者也。後漢書儒林傳云。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案馬融注周禮。尙欲省學者兩讀。其爲易傳。當亦必仍費氏之舉。高貴鄉公不言馬融。獨言鄭連之者。時方講鄭學。據鄭言也。蓋唯費無章句。以傳解經。傳其學者。不過用其本耳。是以注家言人人殊。而俱曰傳費氏易。極至王弼之虛言。亦稱爲費氏之學。此其明驗也。錫瑞案姚氏此說。可爲定論。其謂傳費氏學者。不過用其本。是以注家言人人殊。尤可以見漢時傳古文者之通例。非特周易一經。卽如尙書傳古文者。衛賈馬鄭皆用杜林本。而鄭不同於馬。馬亦未必同於衛賈。正與鄭荀王皆傳費氏易。而言人人殊者相似。漢時傳今文者。有師授。有家法。傳古文者。無師授。無家法。其崇尚古文者。以古文之本爲是。今文之本爲非。如易則云諸家脫无咎悔亡。書則云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故好古者以古文經相矜炫。而相傳爲祕本。然古文但有傳本。而無師說。當時儒者若但以古文正今文之誤。而師說仍用今文。博士所傳。則無鄉壁虛造之譏。亦

無多歧亡羊之患。漢之經學雖至今存可也。乃諸儒名爲慕古。實則喜新。傳本雖用古文。而解經各以意說。以致異議紛雜。言人人殊。學者苦其繁而無由折衷。以致漢末一亂。而同歸於盡。不得謂非諸儒之咎矣。易經皆孔子作。彖象文言亦當稱經。惟今之繁辭傳。可稱傳耳。據高貴鄉公言。則當時已誤以卦爻辭爲經。彖象文言爲傳矣。

論宋人圖書之學亦出於漢人而不足據

漢人有圖書之學。宋人亦有圖書之學。宋人之圖書亦出於漢人之圖書。公羊疏曰。六莖論言六莖者。圖所生也。春秋言依百二十國史何。答曰。王者依圖書行事。史官錄其行事。言出圖書。豈相妨奪。俞正燮曰。百二十國史仍是圖書。古太史書難處。取易于河圖。則河圖餘九篇。取洪範于洛書。則洛書餘六篇。皆圖書也。錫瑞案。漢時圖書卽是讖緯。讖緯篇多以圖名。則當時書中必有圖。韓勅禮器碑云。秦項作亂。不尊圖書。此碑多引緯書。其稱圖書必是讖緯。易緯亦或以圖名篇。卦氣出稽覽圖。則所云坎離震兌爲四正卦。餘六十卦。每月五卦。卦六日七分。當日必有圖以明之。是讖緯卽圖書之明證。宋人圖書之學。出於陳搏。搏得道家之圖。翹爲太極河洛先天後天之說。宋人之言易學者多宗之。周子稍變而轉易之。爲太極圖說。宋人之言道學者多宗之。邵子精於□□著皇極經世書。亦爲學者所宗。程子與邵同時。又屬懿戚。不肯從受數學。其著易傳專言理不言數。答張閔中書云。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故程子於易頗推王弼。然其說理非弼所及。且不雜以老氏之旨。尤爲純正。顧炎武謂見易說數十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以其說理爲最精也。朱子作本義以補程傳。謂程言理而未言數。乃於篇首冠以九圖。又作易學啟蒙發明圖。

書之義。同時袁樞薛季宣已有異論。考宋史儒林傳。易學啟蒙。朱子本屬蔡元定創稿。非所自撰。晦菴大全集中載答劉君房書。啟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亦不免尙有剩語。至於本義卷首九圖。王懋竑白田雜著。以文集語類。鉤稽參考。多相矛盾。信其爲門人所依附。則九圖亦非朱子所自列也。朱子嘗疑龍圖是僞書。以康節之學爲易卦別傳。持論至確。特疑程子易傳不言象數。以致後來有九圖之附益。宋元明言易者。開卷卽及先天後天。惟元陳應潤作爻變義蘊。始指先天諸圖爲道家借易理以爲修煉之術。吳澄歸有光亦不信圖書。國朝毛奇齡作圖書原舛篇。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黃宗炎作圖書辨惑。爭之尤力。胡渭易圖明辨。引據舊文。足箝依托之口。張惠言易圖條辨。駁詰精審。足箴先儒之失。今且不必深論。但以圖書二字詰之。圖今所謂畫也。書今所謂字也。是圖但有點畫。而書必有文字。漢人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劉歆謂初一日五行以下。二十八字。卽是洛書。其說尙爲近理。宋人所傳河洛。皆黑白點子。但可云河圖洛圖。何云河圖洛書。此百喙所不能解者。

論先天圖不可信朱子答袁機仲書乃未定之說

宋人圖書之學。近儒已摧陷廓清。學者可勿道矣。而朱子之說。猶有不得不辨者。答袁機仲書曰。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卽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也。孔子旣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

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改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本義圖說曰。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卽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易。爲文王之說也。錫瑞案朱子此說。與經學大有關礙。六經皆出孔子。故漢初人以爲文王。但重卦而無辭。卦辭爻辭皆孔子作。其後乃謂文王作卦爻辭。又謂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疏遂以文王周公作者爲經。孔子作者爲傳。則已昧於經傳之別。而奪孔子之制作。以歸之文王周公矣。然易歷三聖。道原一揆。猶未始歧而二之也。自宋陳邵之圖書出。乃有伏羲之易。與文王之易。孔子之易。分而爲三。朱子此說。更增以天地自然之易。判而爲四。謂不可便以孔子之易。爲文王之說。又謂不可誤認文王所演之易。爲伏羲始畫之易。則是學易者。於孔子之明義理。切人事者。可以姑置勿論。必先索之杳冥之際。混沌之初。卽使眞爲上古之傳。亦無裨於聖經之學。矧其所謂伏羲者。非伏羲也。乃陳邵之書也。且非儒家之言。乃道家之旨也。夫以道家之旨解易。固不始於宋人。虞翻明引參同契。是道家之旨也。王弼以老氏注易。亦道家之旨也。然二人但以道家之旨。雜於儒家之中。宋人乃以道家之書。加乎孔子之上。以圖書之學說易。亦不始於宋人。卦氣爻辰。出於讖緯。亦圖書之學也。然漢人以讖緯

爲孔子所作說雖近誣。尚不失爲尊聖。宋人乃以義文列孔子之上。說尤近誣。而聖更不尊矣。學如孔子亦云至矣。不當更求之於孔子之上。時代如孔子亦云古矣。不當更推之於孔子之前。世去孔子一二千年。聖學之僅存不過什一千百。乃於其僅存者視爲未足。必遠求之荒渺無徵。飾僞欺人。迭相祖述。怪圖滿紙。迷誤後學。王鳴盛謂宋儒以虞廷十六字爲三聖傳心。此風俗通所云鮑君神之類。予謂先天諸圖乃真鮑君神之類也。朱子語類曰。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則朱子非不知先天圖不可信。答袁機仲。蓋未定之說。不可不辨。

論胡渭之辨甚確若知易皆孔子所作更不待辨而明

胡渭易圖明辨。辨本義之說曰。按本義卷首。列九圖於前。而總爲之說。所謂天地自然之易。河圖洛書也。伏羲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也。文王之易。後天八卦次序方位及六十四卦之卦變也。是皆著爲圖者。伏羲有畫而無辭。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皆遞相發揮。以盡其義。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辭者所以明象數之難明者也。而朱子願以爲三聖人之易。專言義理。而象數闕焉。是何說與。且易之所謂象數。善卦焉而已。卦主象。善主數。二體六畫。剛柔雜居者。象也。大衍五十四營成易者。數也。經文粲然。不待圖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圖。乃希夷康節劉牧之象數。非易之所謂象數也。三聖人之言。胡爲而及此乎。伏羲之世。書契未興。故有畫而無辭。延及中古。情僞漸啟。憂患滋多。故文王繫彖。以發明伏羲未盡之意。周公又繫爻。以發明文王未盡之辭。一脈相承。若合符節。至於孔子。紹聞知之統。集羣聖之大成。論者以爲生民所未有。使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而孔子有所不知。何以爲孔子。既已知之。而別自爲說。

以求異於伏羲文王周公。非述而不作之旨也。然則伏羲之象得辭而益彰。縱令深玩圖書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豈百家衆技之說所得而竄入其中哉。九圖雖妙。聽其爲易外別傳。勿以冠經首可也。錫瑞案胡氏之辨甚明。以九圖爲易外別傳。尤確。特猶誤沿前人之說。以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故但以爲孔子之說。不異文王周公之意。不知卦爻辭亦孔子之說也。自東漢後。儒者誤疑繫辭傳云。蓋取諸益與噬嗑。以爲神農時。已有重卦。則重卦當屬神農。重卦既爲神農。則文王演易。必當有辭。遂疑卦辭爻辭爲文王作。其後又疑文王作爻辭。不應有岐山箕子東鄰諸文。遂又疑爻辭爲周公作。重愷臆繆。悍然以文王周公加孔子之上。與六經皆孔子作之旨不合矣。宋之陳邵。更加伏羲。此猶許行並耕。上託神農。老莊無爲。高談皇古。乃昌黎所謂惟怪之欲聞者。宋儒之學。過求高深。非但漢唐注疏視爲淺近。孔孟遺經亦疑平易。故其解經多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有入於二氏而不覺者。其說易以孔子之易爲未足。而務求之道家。亦猶其解各經。疑孔子之言爲未至。而間雜以二氏也。宋時一代風尚如此。故陳邵圖書盛行。以朱子之明。猶無定見。而爲所惑。元明以其書取士。學者不究本義。而先觀九圖。遂使易學沈霾數百年。國初諸儒辨之而始熄。若知易皆孔子所作。不待辨而明矣。

論黃宗羲論易取王注與程傳漢之焦京宋之陳邵皆所不取說極平允近人復理焦京之緒又生

一障

黃宗羲象數論序曰。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

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集解。一時諸儒之說。蕪穢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淫警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絡玄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種。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菴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頌之。學官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義。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章編三絕者。須求之賣醬糶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仍如焦京之時矣。晦翁曰。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甚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錫瑞案黃氏之說。但取王弼注與程傳之說。理者而尤推重程傳。漢之焦京。宋之陳邵。皆所不取。說甚平允。焦京之易。出陰陽家之占驗。雖應在事後。非學易之大義。陳邵之易。出道家之修鍊。雖數近巧合。非作易之本旨。故雖自成一家人之學。而於聖人之易。實是別傳而非正傳。俞琰曰。先天圖雖易道之緒餘。亦君子養生之切務。又曰。丹家之說。非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因作易外別傳以明之。俞氏深於丹家。明言陳邵之圖。爲易外別傳。乃彼道家自認不諱。吾儒家猶據以說易。

斯可謂大惑矣。近世學者於陳邵之圖，闢之不遺餘力，而又重理焦京之說，是去一障又生一障。曷若如黃氏言，盡去其障之尤善乎？惟焦循《易圖略》偏斥納甲納音卦氣爻辰之失，曰：納甲卦氣皆易之外道。趙宋儒者闢卦氣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復理納甲卦氣之說，不亦唯之與阿哉？

論近人說易張惠言爲顛門焦循爲通學學者當先觀二家之書

四庫提要易類曰：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謠，禮寓於節文，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卜筮。故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爲京焦，入於禮祥，再變而爲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取。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爲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則多戒占者，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餘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參按諸家，以因象立教者爲宗，而其他易外別傳者，亦兼收以盡其變。又惠棟《易漢學提要》曰：漢學之有孟京，亦猶宋學之有陳邵，均所謂易卦別傳也。錫瑞案以孟京陳邵均爲易外別傳，至明至公孟京卽所謂天文算術，陳邵卽所謂方外爐火也。漢之孟京，宋之陳邵，既經辭關，學者可以勿道。國朝二黃毛胡之闢宋學，可謂精矣。圖書之學，今已無人信之者，則亦可以勿論。惠棟爲東南漢學大宗，然生當漢學初興之時，多采掇而少會通，猶未能成一家之言。其易漢學采及龍虎經，正是方外爐火之說，故提要謂其掇拾散佚，未能備略，專門授受之全，則惠氏書亦可從緩。近儒說易，惟焦循

張惠言最善。其成書稍後。四庫未收。故提要亦未及稱許。實皆學易者所宜急治。焦氏說易。獨闢畦町。以虞氏之旁通。兼荀氏之升降。意在采漢儒之長而去其短。易通釋六通四關皆有據。依易圖略復演之爲圖。而於孟氏之卦氣。京氏之納甲。鄭氏之爻辰。皆駁正之。以示後學。易章句簡明切當。亦與虞氏爲近。學者先玩章句。再考之通釋圖略。則於易有從入之徑。無望洋之歎矣。張氏著周易虞氏義。復有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事易言易候。篤守家法。用功至深。漢學顯門。存此一線。治顯門者。當治張氏之書。以窺漢易之旨。若欲先明義理。當觀王注。而折衷於程傳。亦不失爲易之正傳。

論象數已具於易。求象數者不當求象於易之外。更不當求數於易之先。

王注程傳。說易主理。固不失爲易之正傳。而有不盡滿人意者。則以王注言理不言象。程傳言理不言數也。易本卜筮之書。伏戲畫卦。文王重卦。皆有畫而無辭。其所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當時必有口說流傳。卜人筮人。世守其業。傳其大義。以用於卜筮。學士大夫。尅有通其說者。但以爲卜筮之書而已。至孔子乃於卦爻各繫以辭。又作彖象文言以解其義。而易本爲卜筮之用。不得專以空言說之。孔子欲借卜筮以教人。不能不借象數以明義。若但空言說理。孔子自可別撰一書。何必託之於周易乎。平心論之。說易不可盡摅象數。亦不可過求之象數。象數已具於易。易之言象詳於說卦。乾爲馬。坤爲牛。及乾爲天。坤爲地之類是也。易之言數詳於繫辭傳。天一地二天數五地數五之類是也。易之言象已具。則不當求象於易之外。易之言數已具。則不當求數於易之先。所謂不當求象於易之外者。顧炎武日知錄曰。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溼。

火就燥爲坎。雖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案漢人於說卦言象之外。別有逸象。又有出於逸象之外者。穿鑿誠如顧氏所譏。故王弼盡掃其說。易略例曰。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王氏駁諸家說極明快。而其注有偏矯太過者。如渙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據孔疏。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爲乘木水上涉川之象。坎水巽木。明見於易。而王注云。乘木卽涉難也。並明見易象者。亦不取。故人譏其蹈虛。李鼎祚集解序曰。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李氏蓋以王不取象而多空言。故欲刊其野文。而補以逸象。然康成注易不用逸象。正是謹嚴。又何必補。是王矯漢儒之失太過。李矯王氏之失又太過也。所謂不當求數於易之先者。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是包羲作八卦。並非專取圖書。況圖書自古不傳。秦不焚易。無獨焚其圖書之理。何以漢儒皆不曾見。乃獨存於道家。自宋陳搏創說於前。邵子昌言於後。其傳之者。或以河圖爲九。洛書爲十。或以河圖爲十。洛書爲九。說又互異。而皆有闕無書。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尙。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故程傳言理不言數。朱子曰。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朱子以程傳不合本義。故作本義以補程傳。而必兼言數。旣知龍圖是僞。

書。又使蔡季通入蜀求真圖。既知邵子是易外別傳。又使蔡季通作啟蒙。以九圖冠本義之首。未免添蛇足而蕪佛頭。且曰。有伏羲之易。是求數於作易之始也。有天地自然之易。是並求數於未作易之前也。皆未免賢知之過也。

論焦循易學深於王弼故論王弼得失極允

焦循論王弼極允。周易補疏敘曰。易之有王弼。說者以爲罪浮桀紂。近之說漢易者。屏之不論不議者也。歲壬申。余撰易學三書漸有成。夏月啟書塾北窗。與一二友人看竹中紅薇白菊。因言易及趙賓解筮子爲蓍茲。或謂其說曰。非王弼輩所能知也。余笑而不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示之。曰。弼之解筮子。正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也。衆唯唯退。門人進曰。正義者。奉王弼爲準繩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諸若此。非明乎聲音訓詁。何足以明之。東漢末。以易學名家者。稱荀劉馬鄭。荀謂慈爽明。劉謂景升。表之學受於王暢。暢爲粲之祖父。與表皆山陽高平人。粲族兄凱。爲劉表女婿。凱生業。業生二子。長宏。次弼。粲二子既誅。使業爲粲嗣。然則王弼者。劉表之外曾孫。而王粲之嗣孫。卽暢之嗣孫也。弼之學蓋淵源於劉。而實根本於暢。宏字正宗。亦撰易義。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遠矣。故弼之易雖參以己見。而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尙未遠於馬鄭諸儒。特貌爲高簡。故疏者概視爲空論耳。弼天資察慧。通備卓出。蓋有見於說易者。支離博會。思去僞以得其真。而力不能逮。故知卦變之非。而用反對。知五氣之妄。而用十二辟。唯之於阿。未見其勝也。解龍戰以坤上六爲陽之地。因本爻辰之在巳。解文柔文剛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變。

之自秦來。改換其皮毛。而本無真識也。至局促於乘承比應之中。顛預於得象忘言之表。道消道長。既偏執於扶陽。貴少貴寡。遂漫推夫卦主。較量於居陰居陽。揣摹於上卦下卦。智慮不出乎六爻。時世謬拘於一卦。洵童稚之藐識。不足與言通變神化之用也。然於觀則會及全蒙。於損亦通諸剝道。聽不明之傳。似明比例之相同。觀我生之爻。頗見升降之有合機之所觸。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或有由一隙貫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實。稱道者徒依其據。批譏刺者莫探其精液。然則弼之易。未可屏之不論不議也。錫瑞案。焦氏易學。深於王弼。故能考其得失。弼注箕子之明夷曰。險莫如茲。而在斯中。焦氏補疏曰。古字箕卽其子通滋。滋通茲。王氏讀箕子爲其茲。以茲字解子字。以斯字解其字。焦氏易章句曰。箕古其字。與中孚其子和之同義。以其子解箕子。與王氏意略同。其以假借說易。亦與王注讀彭爲旁。借雍爲甕。相合。故有取於王注。而特爲之補疏也。

論焦循以假借說易本於韓詩發前人所未發

焦循以假借說易。獨關畦町。其易話韓氏易一條。引韓詩外傳云。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疾。據賢人者。昔者秦穆公困於殽。疾據五穀。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以困于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于長勺。疾據管仲。寧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也。以疾據賢人。解據于蒺藜。則借蒺藜爲疾。由此可悟易辭之比例。漢書儒林傳。稱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於此可見其一端。余於其以疾解蒺藜。悟得經文以假借爲引申。如借祇爲底。借豚爲豭。借豹

爲約。借鮪爲附。借鶴爲雀。借羊爲祥。借袂爲夫。皆韓氏有以益我也。又周易用假借論曰：近者學易十許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爲易辭而設。假此以就彼處之辭，亦假彼以就此處之辭。如豹豹爲同聲，與虎連類而言，則借豹爲豹，與祭連類而言，則借豹爲豹。沛絨爲同聲，以其剛揜於困下，則借沛爲絨，以其成兌於豐上，則借絨爲沛。各隨其文以相貫，而聲近則以借而通。蓋本無此字而假借者，作六書之法也。本有此字而假借者，用六書之法也。古者命名辨物，近其聲，即通其義。如天之爲顛，日之爲實，春之爲蠢，秋之爲愁，嶽之爲嶠，岱之爲代，華之爲穫，子之爲滋，丑之爲紐，卯之爲冒，辰之爲振，仁之爲人，義之爲我，禮之爲體，富之爲福，銘之爲名，及之爲汲，葬之爲喪，栗之爲慄，蜘蛛之爲跖，爾汎濶之爲芄，蘭無不以聲之通，而爲字形之借。故聞其聲，即知其實，用其物，即思其義。欲其夷平也，則以雉名官，欲其匆聚也，則以鳩名官，欲其戶止也，則以扈名官，以曲文其直，以隱蘊其顯，其用本至精而至神。施諸易辭之比例，引申尤爲切要矣。是故柏人之過，警於迫人，秭歸之地，原於秭歸，髮忽蒜而知算盡，履露卵而識陰謀，即楊之通於揚，娣之通於穉也。梁簡文沈約等集，有藥名將軍名郡名等詩。唐權德輿詩曰：藩宜乘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宣乘石崇紀，信張良，即箕子帝乙之借也。陸龜蒙詩：佳句成來誰不伏，神丹偷去亦須防。風前莫怪攜詩藁，本是吳吟盪槳郎。伏神防風藁本，即蕤藜萇陸之借也。溫庭筠詩：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棋。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借燭爲鬪，借圍棋爲遠期，即借蚌爲邦，借鮪爲附之遺也。相思爲紅豆之名，長行爲雙陸之名，借爲男之行女之思，即高尙其事爲逸民，匪躬之故爲臣節，借爲當位之高，失道之匪也。合良手坤母而爲拇，合坎弓艮瓜而爲弧，即孔融

之離合也。樽酒爲尊卑之尊。蒺藜爲遲疾之疾。卽子夜之雙關也。

論假借說易並非穿鑿學者當援例推補

焦循與朱椒堂兵部書曰。易之道大抵教人改過。卽以寡天下之過。改過全在變通。能變通卽能行權。所謂使民宜之。使民不倦。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全於此一以貫之。則易所以名易也。論語孟子已質言之。而卦畫之所之。其比例齊同。有似九數。其辭則指其所之。亦如句股割圓用甲乙丙丁子丑等字。指其變動之跡。吉凶利害。視乎爻之所之。泥乎辭以求之。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之義。以索算數也。惟其中引申發明。其辭之同有顯而明者。如雷震不雨。自我西郊。小過小畜同。先甲三日。先庚三日。蠱與巽同。其巽升巽。鴻。敦復敦。長敦。陶。同人于郊。需于郊。類多不勝指數。又多用六書之轉注假借。轉注如冥卽迷。顛卽室。喜卽樂。假借如借緇爲需。說文借蒺爲疾。韓詩外傳借豚爲懸。黃款說借祀爲已。虞翻推之鶴卽雀。祥卽牽羊之羊。祿卽卽鹿之鹿。約卽納約之約。拔卽寡髮之髮。昧卽歸妹之妹。肺卽德積之積。沛卽朱紱之紱。彼此訓釋實爲兩漢經師之祖。其聲音相借亦與三代金石文字相孚。非明九數之齊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畫之行。非明六書之假借轉注。不足以知彖辭爻辭十翼之義。錫瑞案焦氏自明說易之旨。其比例通於九數。其假借轉注本於六書。而說假借之法尤精。可謂四通六關。學者能推隅反之義例。爲觸類之引申。凡難通者無不可通。不至如何平叔之不解易中七事矣。或疑假借說易近於傳會。不知卦名每含數義。不得專執一義以解。專以本義解之。爻辭多不可通。如革卦之義爲改革。初九鞶用黃牛之革。則借爲皮革。據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故假借爲改革。是皮革爲革字本義。

也。六五大人虎變。上六君子豹變。亦取象於虎豹之皮。而取義於皮革之革。禮記玉藻君羔臂虎植。故曰大人虎變。大夫士鹿臂豹植。故曰君子豹變。君稱大人。大夫士稱君子。云小人革面者。蓋庶人役車其臂以犬羊之鞢爲之。無虎植豹植。故曰革面。若以革面爲改頭換面。古無此文法也。易之取象必有其物。有其事。無虛文設言者。如賁卦之義爲賁飾。初九賁其趾。趾乃足趾。王注云。飾其趾。世豈有文飾其足趾者。正所謂飾粉黛於胸臆。綴金翠於足趾矣。賁當假爲債。取債車之義。左氏傳鄭伯之車債於濟。賁其趾。謂債車傷其足。故舍車而徒也。六二賁其須。須乃須髯。孔疏云。似賁飾其須。世豈有文飾其須髯者。殆有如湘東王子方諸踞鮑泉腹。以五色綵辯其髯矣。賁當假爲斑。謂須髯斑白也。凡此等皆專執一義。必不可通者。必以假借之義通之。而後怡然理順。渙然冰釋。學者試平心靜氣。以審之。當信其必非傳會矣。

論易說多依託不營崇信僞書

困學紀聞云。經說多依託。易爲甚。子夏傳。張弧作也。關子明傳。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錫瑞案。關子明傳。麻衣正易。朱子答李壽翁。明言兩書皆是僞書。關子明易是阮逸僞作。陳無己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師愈作。今兩書已罕見。稱述惟子夏易傳見。隋唐志。劉知幾辨其僞。晁以道以爲唐張弧作。朱彝尊經義考證。以陸德明李鼎祚王應麟所引。皆今本所無。不但非子夏書。並非張弧書。或以爲漢杜子夏作。又或以爲晉薛正所得。或以爲唐長孫無忌所得。連山隋劉炫作。鄭樵信以爲真。不知連山歸藏。與易無關。非由孔子所定。其真其僞。皆可不論。先天後天之圖。漢以來所未見。宋陳搏始創爲龍圖。朱

子以龍圖爲僞。更求真圖。不知此皆道家修煉之圖。與易無關。非由孔子所定。其真其僞。更可不論。高明好奇之士。不知經皆孔子手定。凡出於孔子之後者。不得爲經。卽出於孔子之前者。亦不得爲經。聖人則河圖洛書繫辭傳明言之。然聖人既則圖書而作易。學者但求之於易。不必求之圖書。猶春秋本魯之春秋。孟子亦明言之。然聖人既據魯史而作春秋。學者但求之春秋。不必求之魯史。莊子云。筌者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駟者所以得兔。得兔而忘駟。河圖洛書與魯春秋。正莊子筌駟之類也。後儒不明此旨。惜圖書不可見。惜未修春秋不可見。不思孔子之經。且未能明。何暇求之孔子之前。求之不得。或以僞應之。如連山歸藏河洛之圖。皆無益於經。而反泊經義。豈非高明好奇之過哉。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今見大戴禮本命篇。而子政以爲易大傳。與史記引繫辭爲易大傳正同。又經解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今見易緯而引爲易經。則漢以前傳本。或與今本不同。今本以象象雜經文。序卦雜卦。蓋出東漢以後。十翼之說。亦出鄭學之徒。宋人訂古周易。欲復聖經之舊。其意未始不善。然但知經出義文。不當以孔子所作之傳雜之。而不知經實出孔子。不當以弟子所作之傳雜之也。

論易爲卜筮作實爲義理作孔子作卦爻辭純以理言實卽義文本意

朱子曰。易爲卜筮作。非爲義理作。伏羲之易。有占而無文。與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文王周公之易。爻辭如籤辭。孔子之易。純以理言。已非義文本意。某解易。只是用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周漁駁之曰。然則孔子當日何用三絕韋編。而所稱加年無大過者。豈終日把定一束薺草耶。錫瑞案。朱子以易爲卜筮作。非爲義理作。其說大誤。然其誤亦有所自來。伏羲畫卦。雖有占而無文。而亦寓有義理在內。繫辭傳謂

包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謂通神明類萬物者。必有義理。口授相傳。焦循曰。伏羲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其旁通行動之法。當時必口授指示。久而不傳。文王周公以辭明之。卽明其當日口授指示者也。學者舍其辭。但觀其卦。則此三百八十四畫。遂成一板而不靈之物。如棊有車馬。礮卒士相帥將。按圖排之。必求之於譜。乃知行動之法。其精微奇妙。存乎其中。若舍去譜而徒排所謂車馬礮卒士相帥將。不敢動移一步。又何用乎其爲棊也。六十四卦。車馬礮卒士相帥將也。文王周公孔子之辭。譜也不於辭中求其行動之用。是知有棊而不知有譜者也。焦氏之說極通。惜猶拘於舊說。以爲伏羲重卦。文王周公作卦爻辭。若更定之。於重爲六十四上加文王二字。文王周公以辭明之。改爲孔子以辭明之。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去文王周公四字。則更合矣。而據其說。可知伏羲作易垂教。當時所以正人倫。盡物性者。皆在八卦之內。意必有義說。寓於卜筮。必非專爲卜筮而作。文王重卦。其說加詳。卜人筮人口授相傳。以其未有文辭。故樂正不以教士。然其中必有義理。不可誣也。或疑止有畫而無辭。何得有義理在內。旣有義理。則必著爲文辭。是又不然。左氏雜采占書。其占不稱周易者。當是夏殷之易。而亦未嘗不具義理。若無義理。但有占法。何能使人信用。觀夏殷之易如是。可知伏羲文王之易亦是矣。周衰而卜筮失官。蓋失其義。專言禍福。流爲巫史。左氏所載。焦循嘗一一辨其得失。曰。易至春秋。淆亂於術士之口。謬悠荒誕。不足以解聖經。孔子所以韋編三絕而翼贊之也。昭七年傳一條。以靈公名元直。以元亨之元。爲靈公之名。此與陽虎占泰之需。以帝乙爲宋之祖。同一因文生意。有如市俗神籤妖讖。去古筮法遠矣。據此是孔子見當時之人。惑於吉凶禍福。而卜筮之史。加以穿鑿傳會。故演易繫辭明義理。切人事。借卜筮以教。

後人所謂以神道設教其所發明者實卽義文之義理而非別有義理亦非義文並無義理至孔子始言義理也當卽朱子之言而小變之曰易爲卜筮作實爲義理作伏羲文王之易有占而無文與今人用明珠林起課者相似孔子加卦爻辭如籤辭純以理言實卽義文本意則其說分明無誤矣

論說易之書最多可取者少

四庫全書經部惟易經爲最多提要別擇之亦最嚴存目之外又別出於術數不欲以溷經也易義無所不包又本卜筮之書一切術數皆可依託或得易之一端而要不足以盡易雖云密合亦屬強附如京房卦氣原出歷數唐一行首歷引孟喜卦氣揚雄太元推木渾天其數雖似巧合於易實是引易以強合其數孔子作易當時並不知有漢歷謂孔子據漢歷作易斷斷乎不然也陳搏龍圖本是丹術邵子衍數亦原道家其數雖似巧合於易實是引易以強合其數孔子作易當時亦不知有道書謂孔子據道書作易斷斷乎不然也此兩家準之孔子作易之旨既皆不然則其學雖各成一家皆無關於大義漢學誤於讖緯宋學亂於圖書當時矜爲祕傳後儒不得不加論辨今辨之已晰人皆知其不關大義學者可以不必誦習亦不必再加論辨矣其餘一切術數風角壬遁實有徵驗丹鼎爐火亦足養生其書亦或假易爲名要不盡符於易之理參同契見引於虞氏而專言坎離之旨已與易重乾坤不同陰陽五行蓍龜雜占漢書藝文志別出之於後未嘗以溷於易誠以先聖大義非可以九流衆技參之卽蓍龜十五家實爲卜筮之書而但言占法不言義理亦不得與易十三家並列於前古人別擇之嚴如此所以尊經而重道也又況後世臆造委巷不經之書乎漢人之書自太玄參同契以外今皆亡佚所傳術數多出唐宋以後提要

既別出於後，不入易部。學者更可不必誦習，亦不必再加論辨矣。存目諸書，取資甚尠，卽收入經部者，亦多節取其長。蓋漢儒之書不傳，自宋至今，能治專家之學如張惠言、通全經之學如焦循者，實不多觀。故後之學易者，必自此二家始。

論漢人古義多不傳，漢碑可以引證

漢人易義，傳世甚尠。惟鄭荀虞稍存崖略，而三家皆生於漢末，距魏王弼時代不遠。其前通行之本，出於施孟、邱京氏者，皆不可考。今惟漢碑引易爲當時通行之本。姑舉數條證之。博陵太守孔彪碑云：「易建八卦，揆蒼輟辭。隸釋云：碑以蒼爲爻，輟卽繫字。案碑云：建卦揆爻，乃云繫辭。此以卦辭爻辭卽是繫辭之證。所謂繫辭非今之所謂繫辭也。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考經，刪述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碑以演易繫辭屬孔子說，則亦必以繫辭爲卦爻辭。非今之所謂繫辭也。今繫辭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乎神明而生蓍，確以幽讚神明屬孔子說，則亦必以聖人作易屬之孔子。此二碑皆漢人遺說，以卦爻辭爲繫辭爲孔子作之明證也。若其字句與今不同，而與古說合者，如蔡邕處士園叔則碑云：童蒙來求，與釋文一本作來求我合，足證今本之誤脫。又云：彪之用文，及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云：蒙昧以彪，胡廣徵士法高卿碑云：彪童蒙，與釋文鄭曰包當作彪，彪文也合，足證鄭義之有本。衛尉卿衛方碑云：恩隆乾空，威肅劓凡，凡卽坤，則亦卽泰，與說文尙古文泰合，足證漢易之古文。元儒先生婁壽碑云：不可營以祿，堂邑令費鳳碑云：不營榮祿，邊韶老子銘云：祿執弗營，與虞氏易作營合，足證營訓營惑而孔疏訓爲榮華之非。荊州刺史度尙碑云：暉光日新，與釋文鄭以日新絕句合，足證王注以暉光日

新其德爲句之非。博陵太守孔彪碑云。拊馬鑑害。與釋文子夏作拊合。足證唐開成後定作拯字之非。太尉橋公廟碑云。亦用齊斧。與釋文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合。足證今作資斧之非。安平相孫根碑云。厥先出自有殷元商之系。子湯之苗。至于東田大宅。戕仁。聖武定周。封干之墓。隸釋引班孟堅幽通賦云。東从虐而殲仁。注云。从古鄰字。謂紂也。仁卽三仁也。碑中之語。蓋出於此。則是以卽爲从。以戕爲殲。或爲戕也。與坊記引易此文。鄭注曰。東鄰謂紂。孔疏易與左傳云。說者皆云。東鄰謂紂合。足證王注孔疏撥棄古義不解。東鄰之非。李鼎祚周易集解。集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衷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輔嗣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侯果蜀才翟元韓伯劉瓛何妥崔愷沈麟士盧氏崔覲孔穎達三十餘家。釋文云。張璠周易集解二十二家。鍾會向秀庾連應貞荀輝張輝王宏阮咸阮渾楊乂王濟衛瓘樂肇鄒湛杜育楊瓚張軌宣舒邢融裴藻許適楊藻。釋文所引諸家。於二集解之外。又有董遇黃穎尹濤三人。張璠書今不傳。但傳釋文與李鼎祚書。漢人易說亦不多。漢碑可以補其缺也。

論筮易之法。今人以錢代著。亦古法之遺。

聖人因卜筮而作易。乃神道設教之意。漢藝文志曰。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劉歆移博士書曰。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書。是易以筮卜而幸存。史記漢書載漢初經師之傳。惟易最詳。蓋以此也。乃至漢後。而漢初說易之書。無一存者。易卜之法。亦失。其傳聖人之經。幸存於秦火之餘。而經義卜法。盡亡於漢代之後。此事理之不可解者。漢藝文志著龜十五家。龜有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凡五家。著止有著書二十八卷。一家。蓋重龜而輕著。古大事用卜。小事

用筮。左氏傳云：「著短龜長，不如從長。」史記日者列傳專言卜，云：「太卜之起，自漢興而有，是古重卜輕筮之證。自漢以後，魁有用龜卜者，灼龜占墨之法，雖略見於注疏，其詳不可得聞。唐李華所以有廢龜之論也。惟筮法猶傳於世，詳見於朱子書。朱子以韓侂胄專權，欲上書極諫，門人請以著決之，是朱子嘗用揲著之法，而其法亦不通行。今世通行以錢代著，出於火珠林。陳振孫書錄解題卜筮類火珠林一卷，無名氏。今賣卜擲錢占卦，盡用此書。朱子語類云：「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蓋其法亦有所本。儀禮士冠禮注曰：『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疏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者，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項安世家說：『今占家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爲拆，此卽兩少一多，少陰爻也；兩面一背爲單，此卽兩多一少，少陽爻也；俱面者爲交，交者拆之，此卽三多爲老陰爻也；俱背者爲重，重者單之，此卽三少爲老陽爻也。』蓋以錢代著，一錢當一揲，錢大昕曰：『賈公彥疏本於北齊黃慶隋李孟，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拆之名，與今不異也。』但古人先揲著而後以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不更揲著，錫瑞案據諸家之說，擲錢占卦是由揲著而變，故朱子以火珠林爲漢法之遺也。越人難卜，載在史記，鼠序卜黃，列於漢志，此等小數猶可占驗，況擲錢本古人遺法，不能得著草者可以此代用心誠敬，亦足以占吉凶。若心不誠敬，則雖得著龜而占之，亦將如漢志所云：『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矣。』

論尚書分今古文最先而尚書之今古文最糾紛難辨

兩漢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爲最先。亦以尚書爲最糾紛難辨。治尚書不先考今古文分別。必至茫無頭緒。治絲而棼。故分別今古文。爲治尚書一大關鍵。非徒爭門戶也。漢時今文先出。古文後出。今文立學。古文不立學。漢立十四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魯齊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皆今文立學者也。費氏古文易。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皆古文不立學者也。其後今文立學者。皆不傳。古文不立學者。反盛傳。蓋自東漢以來。異說漸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謂今古文之分。尚書最先者。史記儒林傳。舉漢初經師。詩自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禮自高堂生。易自田何。春秋自胡毋生。董仲舒。皆今文無古文。惟於尚書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是漢初已有古文尚書。與今文別出。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爲最先也。謂今古文以尚書爲最糾紛難辨者。太史公時。尚書立學者。惟有歐陽。太史公未言受書何人。史記引書多同今文。而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則史記引書爲歐陽今文乎。抑安國古文乎。此難辨者一。漢書藝文志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又儒林傳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彼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後漢書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據此。則漢時古文尚

書已有三本。一孔氏之壁書。一張霸之百兩。一杜林之漆書。此難辨者二。東晉梅頤獻古文尙書。孔安國傳。孔穎達作疏。以孔氏經傳爲真。馬鄭所注爲張霸僞書。宋儒以孔安國書爲僞。近儒毛奇齡以孔氏經傳爲真。馬鄭所注本於杜林漆書者爲僞。閻若璩惠棟則以孔氏經傳僞。馬鄭所注本於杜林者。卽孔壁真古文。劉逢祿宋翔鳳魏源。又以孔氏經傳與馬鄭本於杜林者皆。逸十六篇亦非孔壁之真。此難辨者三。錫瑞案張霸書之僞。漢書已明辨之。孔安國書之僞。近儒已明辨之。馬鄭古文尙書出於杜林者。是否卽孔壁真古文。至今猶無定論。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尙書爲最糾紛難辨也。若唐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乃以當時俗書改隸書。與漢時今文不同。文獻通考曰。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宋時又有古文尙書出。宋次道家尤不足據。阮元曰。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

論漢時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譯語各異

漢時所謂今文。今謂之隸書。世所傳熹平石經。與孔廟等處漢碑是也。漢時所謂古文。今謂之古籀。世所傳鐘鼎石鼓與說文所列古文是也。隸書漢時通行。故謂之今文。猶今人之於楷書。人人盡識者也。古籀漢時已不通行。故謂之古文。猶今人之視篆隸。不能人人盡識者也。史記儒林傳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錫瑞案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見許氏說文自敘。伏生爲秦博士。所藏壁中之書。必與孔壁同爲古文。至漢發藏。以教生徒。必易爲通行之隸書。始便學者誦習。江聲尙書集注音疏始用篆文書。

不通行。後卒改用今體楷書。觀今人不識篆文，不能通行。卽知漢人不識古文，不能通行之故。此漢時立學，所以皆今文，而古文不立學也。古文尙書之名，雖出漢初，尙未別標今文之名。但云歐陽尙書、夏侯尙書而已。劉歆建立古文尙書之後，始以今尙書與古尙書別異。許慎五經異義列古尙書說，今尙書、夏侯歐陽說，是其明證。龔自珍總論漢代今文古文名實曰：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侯之徒，以今文讀之。傳諸博士，後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孔安國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爲伏生之徒讀之一，爲孔安國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旣讀之後，皆今文矣。惟讀者人不同，故其說不同。源一流二，漸至源一流百。此如後世翻譯一語言也，而兩譯之、三譯之，或至七譯之。譯主不同，則有一本至七本之異。未譯之先，皆彼方語矣。旣譯之後，皆此方語矣。其所以不得不譯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曉殊方語，故經師之不能不讀者，不能使漢博士及弟子員悉通周古文，然而譯語者未嘗取所譯之本而毀棄之也。殊方語自在也。讀尙書者，不曰以今文讀後而毀棄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見於羣書。及許氏說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譯字之人，必華夷兩通，而後能之。讀古文之人，必古今字盡識，而後能之。此班固所謂曉古今語者，必冠世大師。如伏生、歐陽生、夏侯生、孔安國、庶幾當之。餘子皆不能也。此今文古文家之大略也。若夫讀之之義，不專指以此校彼而言，又非謂以博士本讀壁中本而言。其如予外王父段先生言，詳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案。段氏解讀字甚精，龔氏通翻譯解讀字尤確。據此可知今古文本同末異之故。學者不必震於古文之名，而不敢議矣。

論伏生傳經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當分顯命康王之誥爲二不當數書序與大誓

孔子弟子漆雕開傳尙書其後授受源流皆不可考漢初傳尙書者始自伏生伏生傳經二十九篇見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亦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無所謂二十八篇者乃孔穎達正義云尙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錫瑞案此引論衡法四七宿之說而遺其一曰斗之文段玉裁謂孔臧書不可信王引之謂二十八篇之說見於僞孔叢子及漢書劉歆傳臣瓚註蓋晉人始有此說據段王說則今文二十八篇之說非是孔臧書卽僞孔叢子所載也惟王充論衡正說篇云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說則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傳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尙書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文選註引七略同且曰今太誓篇是也論衡言宣帝時與別錄七略言武帝末不合王引之陳壽祺皆以論衡爲傳聞之誤則其言尙書篇數亦不可信而卽論衡之說考之亦自有不誤者正說篇云傳者或知尙書爲秦所燬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尙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耶夫伏生年老遺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據此則王仲任亦以爲伏生傳遺錯已有二十九篇與馬班說不異其以爲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者蓋當時傳聞之辭仲任非必堅持其說而其說亦有所自來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

湯誓五般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鴻範十一大誥十二藥夢得云伏生以大誥列
金縢前金縢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奭二十一
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康王之誥二十五鮮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
誓二十九釋文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故或謂今
文二十九篇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而以大誓當一篇者王引之經義述聞是也或以書序當一篇者
陳壽祺左海經辨是也案以書序當一篇經義述聞已辨之矣以大誓當一篇大誓答問已辨之矣當從
大誓答問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不數大誓書序爲是惟龔氏論夏侯歐陽無增篇無解於釋文所云歐
陽夏侯既無增篇又并二篇爲一則仍止二十八而無二十九矣史記周本紀云作顧命作康誥康誥卽
康王之誥則史公所傳伏生之書明分二篇其後歐陽夏侯乃合爲一疑因後得大誓下示博士使讀說
以教人博士乃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爲一篇而攙入大誓此夏侯篇數所以仍二十九歐陽又分大誓爲
三所以篇數增至三十一也論衡所云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乃據其後言之云伏生傳遺錯適
得二十九篇乃據其先言之如此解則二說皆可通而伏生所傳篇數與博士所傳篇數名同而實不同
之故亦可考而知矣若書正義謂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
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也史公不應謬誤至此其說非是漢所得大誓今殘缺考其
文體與二十九篇不類白魚赤鳥之瑞頗近緯書伏生大傳雖載之似亦說經之文而非引經之文故董
子但稱爲書傳馬融疑之是也唐人信僞孔古文以此大誓爲僞遂致亡佚近人以爲不僞復掇拾叢殘

而補之似亦可以不必矣。

論古文增多十六篇見漢志增二十四篇爲十六卷見孔疏篇數分合增減皆有明文

伏生壁藏之書漢立學今傳誦者也。孔氏壁藏之書漢不立學今已不傳者也。書既不傳則真僞不必辨。而既考今文之篇數不能不并考古文之篇數。史記儒林傳曰：逸書得十餘篇。漢書藝文志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皆未列其篇名。書正義曰：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註之外。僞造尙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尙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註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錫瑞案孔疏以僞孔古文爲真。以鄭註古文爲僞。誠爲顛倒之見。而所數篇目。必有所據。其引鄭註書序益

稷當作棄稷。問命當作畢命。云增二十五篇。據僞孔序文。實當作二十四。蓋作僞孔書者。知伏生二十九篇。不數秦誓與序。遂誤以爲二十八篇。而不知當數康王之誥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漢書藝文志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二說不同。桓云四十五卷。蓋不數序。五十八篇。兼數武成。班云四十六卷。則并數序。五十七篇。不數武成。武成正義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故比桓譚時少一篇矣。篇數分合增減。皆有明文可據。俞正燮謂藝文志本注云。五十七篇者。與衆本皆不應。七是誤文。正義引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八亦誤文。輕詆前人。殊嫌專輒。襲自珍不信大誓。極是。而必以爲博士無增大誓之事。則二十九篇之數不能定。乃謂劉向襲稱五十八。班固襲稱五十七。爲誤。則亦未盡得也。

論尙書僞中作僞屢出不已。其故有二。一則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僞。一則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僞。

孔子所定之經。惟尙書真僞難分明。至僞中作僞。屢出不已者。其故有二。一爲秦時燔經。尙書獨受其害。漢書藝文志曰。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又曰。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據此。則易詩二經皆全。未嘗受秦害也。史記儒林傳曰。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據此。則禮雖因焚書而散亡。其先本不完全。春秋本是口傳。今猶完全。亦未嘗受秦害也。獨尙書一經。史記云。秦時焚書。亡數十篇。漢書云。書凡百篇。秦燔書禁學。漢興亡失。論衡正說篇云。蓋尙

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尙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灑錯往從受尙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灑錯傳於倪寬。又云。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尙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所祕百篇以較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尙書有百兩篇矣。據此。則以孔子所定本有百篇。遭燔殘缺不全。王充且以爲孔壁所得。亦有百篇。因秘於中而不得見。學者既不得見。而徒聞百篇之名。遂有張霸出而作僞。後之作僞。孔古文者。正襲張霸之故智也。張霸與孔皆僞。究不知真古文安在。馬鄭註古文十六篇。世以爲孔壁真古文。而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既無師說。真僞難明。史漢皆不具其篇目。劉逢祿以爲逸周書之類。非真古文尙書。證以劉歆引武成。卽逸周書。世俘解。似亦有據。其書既亡。是非莫決。此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僞者也。一則今文古文尙書分別獨早。孔壁古文藏於中祕。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成帝以祕百篇校張霸。皆必是真古文。後遭新莽赤眉之亂。西京圖籍。未必尙存。後漢書杜林傳云。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遂行。案杜林古文。馬鄭本之以作傳註。所謂古文遂行也。此漆書或是中祕古文。遭亂佚出者。杜林作蒼頡調纂蒼頡故漢書云。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杜既精於小學。得古文一卷。可以校刊俗本之譌。故賈逵

作訓。馬融作傳。鄭玄註解。皆據以爲善本。許慎師賈逵。說文所列古文。當卽賈逵所傳杜林漆書一卷。故其字亦無多。或以爲杜林見孔壁全書。固非。或以漆書爲杜林僞作。亦非也。說文勸字註引衛宏說。隋書經籍志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衛敬仲撰史記儒林傳正義。漢書儒林傳註。皆引作衛宏詔定古文尙書。衛宏傳杜林之學。官書一卷。蓋本杜林。東漢諸儒多壓今文。以尊古文。馬融詆爲俗儒。鄭君疾其蔽冒。於是僞孔所謂隸古定。乃乘虛而入。自唐衛包改爲今文。而隸古定又非其舊。於是宋人之僞古文。又繼踵而起。而據經典釋文。敍錄曰。今齊宋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段玉裁謂按此。則唐以前久有此僞書。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爲之傳。至郭忠恕作古文尙書釋文。此非陸德明釋文也。徐楚金賈昌朝夏竦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見之。公武刻石於蜀。薛季宣取爲書古文訓。此書僞中之僞。不足深辨。今或以爲此卽僞孔序。所謂隸古者亦非也。又謂按尙書自有此一種。與今本絕異者。如郭氏璞說茂才茂才。賈氏公彥說三岳三海。釋元應說高宗夢說硃砥砮丹。陸氏德明說睿徽五典。孔氏穎達說壁內之書。治皆作亂。顏氏師古說湯斲奴。馮氏鏊說才生明說驢咬。皆在宋次道以前也。江聲好改字。深信之。段不信。譏僞於江。據此。則僞中之僞。至於擅造文字。此又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僞者也。

論伏生所傳今文不僞尙書者不可背伏生大傳最初之義

篇名文字多僞。皆屬古文。古文有僞。伏生所傳今文二十九篇。固無僞也。史漢皆云。伏生得書止二十九篇。論衡則云。伏生老死。書殘不竟。則伏生所得不止此數。當以史漢爲是。晁錯景帝時已大用。受書伏生

在文帝時兒寬受書歐陽生孔安國非晁錯所傳授論衡多傳聞之失。惟以發孔壁在景帝時足證漢書之誤。史漢與論衡雖少異而二十九篇之不僞固昭昭也。史漢皆云二十九篇之外亡數十篇。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謂博士以尙書爲備。臣瓚漢書註曰。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論衡引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漢時謂尙書唯有二十九篇。故以爲備。尙書不止此數。而秦燔亡失所得止此。則雖不備而不得不以爲備矣。史漢與博士說少異。而二十九篇之不僞。又昭昭也。全經幾燼。一老慙遺。以九十餘歲之人。傳二十九篇之經。又有四十一篇之傳。今雖殘缺。猶存大略。其傳兼明大義。不盡釋經。而釋經者。確乎可據。如大麓之野。必是山林。旋機之星。實爲北極。四方上下六宗之義。可尋。三才四時七政之文具在。禰祖歸假。知事死如事生。鳥獸咸變。見物性通人性。十二州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條之肉刑。難解畫象。七始七律。文猶見於唐山。五服五章。制豈同於周世。三公綽跬。在巡守之先。重華禪讓。居賓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載而稱王。元公居攝。閱七年而致政。成王抗法。爲世子以迎侯。皇天動威。開金縢而改葬。此皆伏生所傳古義。必不可創新解。而背師說者。其後三家之傳。漸失初祖之義。漢書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是用大夏侯說。背伏生大麓之說一矣。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是用小夏侯說。背伏生迎侯之說二矣。白虎通以虞賓在位。爲不臣丹朱。亦是用夏侯說。背伏生舜爲賓客之說三矣。歐陽夏侯說天子服十二章。公卿服九章。背伏生五服五章之說四矣。說詳見後古文後出。異說尤多。馬鄭以璿機玉衡爲渾天儀。背伏生旋機北極之說五矣。馬鄭又以日月五星爲七政。背伏生三才四時之說六矣。劉歆以六宗爲水火雷風山澤。賈馬許

以爲日月星河海岱。鄭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背伏生上下四方之說七矣。馬鄭訓肇十二州之肇爲始。分置并幽營三州。背伏生兆祭分星之說七矣。鄭以蕤祖猶周明堂。背伏生歸假祖禰之說九矣。馬以鳥獸爲筭虞。背伏生鳥獸咸變之說十矣。七始訓古文作在治忽。鄭本又作芻解爲筭。背伏生七始七律之說十一矣。馬鄭古文以成王感雷雨。迎周公反國。背伏生公薨改葬之說十二矣。說詳見後。劉歆欲立古文。詆博士是末師而非往古。試問傳尙書者。有古於伏生者乎。豈伏生大傳不足信。末師之說乃足信乎。鄭君爲大傳作注。可謂伏生功臣。乃於虞傳六宗。夏傳三公。周傳多士之言。郊遂皆引周禮爲說。又謂虞傳儀當爲義。以傳合義。仲洪範容當爲睿。而改從古文。則鄭君之於伏書。亦猶注禮箋詩。雜糅今古。而非篤守伏書者矣。近儒王鳴盛說。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以伏生爲不可解。段玉裁說。金縢以今文爲荒謬。彼祖護古文者。猶不足怪。孫星衍始治今文。於多方泥於鄭註。踐奄在攝政時。謂大傳不出自伏生。陳喬樞專治今文。乃於文王受命。周公避居兩事。皆詆伏生老耄。記憶不全。此經義所以不明。皆由不守師說。誠無解於孔穎達葉不歸根之誚矣。

論伏傳之後以史記爲最早史記引書多同今文不當據爲古文

漢武帝立博士尙書。惟有歐陽。太史公尙書學。不言受自何人。考其年代。未能親受伏生。當是歐陽生所傳者。陳壽祺曰。司馬子長時。書惟有歐陽。所據尙書。乃歐陽本也。臧琳經義雜記。分別史記引尙書爲今文。馬鄭王本爲古文。已列堯典一篇。餘可類推。其說甚是。今考史記一書。如大麓。是林麓。非錄尙書。百揆。卽百官。匪云宰相。堯太祖稱文祖。異於禰祖之親。允子朱。是丹朱。知非允國之爵。舜年凡百歲。見徵庸三

十之譌。帝咨廿二臣。有彭祖一人在內。九宮十二牧四岳。卽在十二牧內。合以彭祖。正是二十有二人。變曰八字。本屬衍文。子乘四載。更當分列。夏擊鳴球以下。記自虞史。伯夷明良喜起之歌。義卽舜傳。大禹般庚屬小辛時作。比於陳古刺今。微子咨樂官乃行。何與剖心胥靡。太師少師皆樂官。非箕子比干。多士文象毋佚。意在兩義互明。君奭告以勿疑。事在初崩居攝。成王開金匱。不因管蔡之言。重耳賜彤弓。乃作文侯之命。魯公就國。誓衆征戎。秦伯封殺。懲前悔過。皆與古文不合。而與大傳略同。惟文王囚羑里之後。乃出戡耆。箕子封朝鮮之前。已先訪範。此二事與大傳年代先後稍異耳。司馬貞索隱。見與僞孔古文不符。謂史公采雜說非本義。此其謬人皆知之矣。漢書謂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其言亦無確證。陳壽祺曰。今以此五篇考之。如五帝紀之載堯典居郁夷曰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飢。五品不調。歸至于祖禰廟。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夏本紀之載禹貢維箇篳路。榮播旣都。周本紀之載洪範毋侮鰥寡。文字皆與今文脗合。則所謂多古文說者。特指其說義耳。段玉裁曰。按此謂諸篇有古文說耳。非謂其文字多用古文也。五經異義每云古某說。今某說。皆謂其義。非謂其文字。如說內於大麓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不云大錄。萬機之政。說禹貢云。天子之國千里。以外甸。侯綏要荒。每服五百里。方六千里。不云甸。服千里。加侯綏要荒。每服五百里。方五千里。說洪範云。思曰睿。不云思。心曰睿。說微子云。大師若曰。今誠得治國。死不恨。不得治。不如去。不云微子若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說金縢。雖用今文說。而亦云。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皆古文說之異於今文家。約略可言者也。錫瑞案史遷從安國問故。史記所未載。不知班氏何據。若史記所引尙書多同今文。不同古文。班氏

所云惟方六千里。同於賈馬古文。思曰容與曰涕。同於馬鄭古文。若大麓不作大錄。是用歐陽說。與夏侯異。大師不作父師。是今文說。與馬鄭古文異。特不同於論衡一家之說耳。金縢在周公薨後。是今文說。與馬鄭古文異。而又云或譖周公。周公奔楚。雖與論衡引古文說頗合。而以爲公歸政後。與馬鄭古文避居之說不同。皆不足爲史記用古文說之證。自孫星衍以後。皆誤用班氏說。以爲史記一書引尙書者。盡屬古文。於是尙書今古文家法大亂。不知分別家法。確有明徵。非可執疑似之單文。揜昭晰之耳目。孫星衍過信班氏。其解金縢誤分史記以居東爲東征。與毛詩同者爲古文說。鄭以周公居東。在成王禫後者爲今文說。而無以處論衡明言古文家。乃曰王氏充以爲古文者。今文亦古說也。豈知論衡分今古文甚明。乃欲厚誣古人。豈不謬哉。

論伏傳史記之後惟白虎通多引今文兩漢書及漢碑引書亦皆漢時通行之本

尙書有今古文之分。人皆知之。而未有一人能分別不誤者。孔壁古文罕傳於世。至東漢衛賈馬鄭古文之學漸盛。其原出於杜林。與孔壁古文是一是二。未有明據。至東晉僞孔古文出。唐以立學。孔穎達見其篇目與馬鄭異。乃強謂馬鄭爲今文。近人皆知孔疏之謬矣。而又誤執班志遷書多古文說。遂以史記所載皆屬古文。而無以處馬鄭與史記異者。又強謂馬鄭爲今文。夫史記據歐陽尙書。明明屬今文矣。而必以爲古文。馬鄭據杜林漆書。明明屬古文矣。而必以爲今文。則謂未有一人能分別不誤者。非過論也。經義最久。遠難分明者。莫如尙書。經義最有確憑據者。亦莫如尙書。尙書之確憑據。首推伏生大傳。次則司馬史記。其說已見前矣。又次則白虎通德論。多載今尙書說。陳壽祺曰。白虎通義用今文尙書。如琮璜五

玉麈鹿二牲。九族親睦。兼列異聞。三考黜陟。不拘一義。放勳非號。說見於郊天。伯夷不名。義彰於敬老。鳴球堂上。尤貴降神之歌。燔柴岱宗。卽爲封禪之禮。考績事由二伯。州牧旁立三人。五行衰王之宜。八音方位之別。受銅卽位。大斂卽可稱王。改朔應天。太平亦須革正。周公薨當改葬。康叔封據平安。皆不背於伏書。亦無違於遷史。白虎通爲今文各經之總匯。具唐虞三代之遺文。碎璧零珪。均稱瓌寶。雖不專爲尙書舉證。而尙書之故實典禮。要皆信而有徵。治今文尙書者。於伏傳史記外。當以此書爲最。他如兩漢書紀志傳之引尙書。漢碑之引尙書。以漢家四百年之通行。證伏書二十九篇之古義。雖不能備。而尙書之大旨。可以瞭然於心。而不爲異說所惑矣。至於孔壁古文。久已不傳。其餘真僞難明。或且僞中作僞。旣無裨於經學。學者可姑置之。與其信疑似難明之古文。而鄉壁虛造。不如信確實有據之今文。而抱缺守殘。尙書本出伏生。不當求書義於伏生所傳之外。兒寬受學於歐陽生。又受學於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於寬。是安國古文之傳。已并入歐陽夏侯。更不當求書義於歐陽夏侯三家之外也。

論古文無師說二十九篇之古文說亦參差不合多不可據

古文尙書之名舊矣。今止以今文二十九篇爲斷。古文置之不論。其說似乎駭俗。不知真古文之亡久矣。且真古文亦無師說。凡今文早出有師說。古文晚出無師說。各經皆然。非獨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或略綴以文字。如後之釋文校勘記。亦未可知。要之必無章句訓義。漢書孔光傳曰。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尙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尙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案此孔安國古文尙書。但有經而無傳之明證也。漢人重家法。歐陽生至歛八世。

皆治歐陽尙書。霸爲安國從孫。如安國有師說。霸豈得舍而事夏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則孔氏之家學。轉在夏侯。而非傳安國矣。蓋古文無師說。博士必以今文師說教授。故夏侯師說。有與古文尙書相出入者。班氏世習夏侯尙書。漢書引經。與史記引歐陽說頗不同。而漢書又間用古字。其異同皆可考而知。孔氏所謂起其家者。不過守此孤本。傳爲家學耳。逸十六篇本之杜林。託之孔壁。衛賈馬鄭。遞相授受。馬融以爲絕無師說。鄭亦不註逸書。觀於逸書之無師說。又安國古文尙書。有經無傳之明證也。有經而無師說。與無經同。况並此真經而亡之。乃以贗鼎亂真。奚可哉。二十九篇以外之古文。既不可信。二十九篇之中。有古文說。蓋創始於劉歆。歆欲建立古文。必有說義。可方教授。周禮左氏傳。皆由劉歆創通大義。有明文可據。則古尙書說出於東漢之初者。亦由劉歆創立可知。如以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以六宗爲乾坤六子。以父師爲箕子。以文王爲受命。九年而崩。歆說至今可考見者。皆不與今尙書說同。是其明證。劉歆爲國師。王璜塗暉皆貴顯。塗暉授桑欽。則漢書禹貢引桑欽說。又在劉歆之後。漢書地理志。於禹貢引古文說。必分別言之。則其餘皆今文可知。五經異義引古尙書說。蓋出衛宏賈逵。亦或本之於歆。衛賈所作訓。今不傳。鄭君書贊曰。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是鄭注古文尙書。多本於衛賈馬。今馬鄭註解。猶存其略。而鄭不同於馬。馬又不同於衛賈。蓋古文本無師授。所以人自爲說。其說互異。多不可據。不當以衛賈馬鄭後起之說。違伏生最初之義也。

論禹貢山川當據經文解之據漢人古義解之不得從後起之說

郡縣有時而更。山川終古不易。山川之名自禹始定。甫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郭璞爾雅注曰。從釋地。

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據此則禹奠高山大川之後。始一一爲之定名。相傳至今。其支峯支流。不必皆禹所定。而大山川之名。終古不易。卽或山有崩壞。水道有遷徙。而準其地望。考其形勢。大致猶可推求。禹貢一書。爲後世山經水記之祖。史記河渠書。漢書地理志。皆全載其文。漢志又於郡縣下。備載禹貢某山某水。在今郡縣某處。漢時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後之治禹貢者。吾惑焉。經有明文。習而不察。其數可稽者。乃釋以顛預之辭。此大惑者一。漢人引經有明文。誑而不信。其地可據者。反傳會不經之說。此大惑者二。試舉數條證之。禹貢曰。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經明言九山。九川。九澤。則必數實有九。注疏乃以九州之山川澤解之。據史記云。道九山。道九川。其爲實有九數。而非泛說九州可知。今以經文考之。岍及岐至于荆山一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二也。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三也。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四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五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六也。嶓冢至于荆山七也。內方至于大別八也。岷山之陽。至于衡山九也。蓋山之數不止于九。而脈絡相承。數山實是一山。故經言某山。至于某山。合之適得九數。史記索隱曰。沂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岐。是九山也。其說不誤。惟專舉爲首一山言之。未明言一山合數山之故。又誤岐山爲岐。岷史記作汶。或作岐。岐與岐相似致誤。索隱作沂。岷作岐。與今文合。蓋出今文遺誤。後人不能訂正誤字。又不能按合經文。故索隱雖有明文。而莫之遵信矣。九川者。索隱曰。弱黑河滎江。沈淮渭洛爲九川。按之經文。其數適合。諱作澗。亦與今文合。足見其說皆出今文。九澤。索隱無說。以經考之。雷夏一大野二。彭蠡三。震澤四。雲夢五。滎波六。荷澤七。孟豬八。豬野九。其數亦適合。雷夏彭蠡震澤荷澤。經明言澤。雲夢孟豬大野以澤名。見周禮職方。滎澤見左氏傳。都野澤見水經。

卽晴野。晴今文作都。或一州有二澤三澤。或一州無一澤。蓋無一定。非若職方每一州一澤也。楚人名澤中謂夢中。見王逸楚辭注。是雲夢卽雲澤。若分爲二。謂雲在江北。夢在江南。則有十澤。非止九澤矣。此大山川明見經者。人且忽而不察。自來說禹貢者。無一人能確指其數。何論其他。九河當從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漢志東光有胡蘇亭。成平。康池。河。民曰徒駭河。鬲平當以爲鬲津。皆與許商說同。班固許商皆習夏侯尚書者。若王橫言九河之地。爲海所漸。乃古文異說。不可從。三江。漢志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毗陵江在北。丹陽郡蕪湖中江出西南。據水經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則漢志毗陵江在北。江上脫一北字。合南江北江中江爲三江。九江。史記云。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漢志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又豫章郡莽曰九江。有鄱水。餘水。修水。豫章水。旰水。蜀水。南水。彭水。皆入湖漢。合湖漢水爲九入江。則九江在漢廬江。豫章二郡之地。宋胡旦毛晃始傳會山海經。以九江爲洞庭。近治禹貢者多惑之。案古有雲夢。無洞庭。至戰國時。吳起說魏武侯。始言昔三苗氏左洞庭。蘇秦說楚威王。言南有洞庭。蒼梧。張儀說秦王。言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屈子楚辭。屢稱洞庭。而雲夢罕見稱述。至漢以巴邱湖爲雲夢。又言雲夢。不言洞庭。蓋水道遷徙而異名。要與九江無涉。山海經太史公所不敢言。豈可據以證禹貢乎。山海經疑戰國人作。必非禹時之書。九河三江亦多異說。九河或并簡絜爲一。三江或并三江爲一。庾仲初以後各創新說。反疑漢志是職方三江。非禹貢三江。又漢志大別在安豐。而或以爲翼際。東陵在金蘭。而或以爲巴陵。皆與古說不同。胡渭禹貢錐指有重名。亦多惑於後起之說。惟焦循禹貢鄭注釋。成蓉鏡禹貢班義述。專明古義。治禹貢

者當先觀之。鄭引地記與班志微不同。蓋各有所據。鄭以九江孔殷爲其孔甚多。因桓是來。桓是爲隴坻之名。頗近於新巧。乃古文異說不必從。

論五福六極明見經文不得以爲術數五行配五事當從伏傳漢志

陳澧曰。洪範九疇。天帝不錫鯀而錫禹。此事奇怪。而載在尙書。反復讀之。乃解所謂我聞在昔者。箕子上距鯀與禹千年矣。天帝之錫不錫。乃在昔傳聞之語也。洪範之文。奇古奧博。千年以來。奉爲秘寶。以爲出自天帝。箕子告武王。述其所聞如此耳。至以爲龜文。則尤當存而不論。二劉輩乃或以爲龜背有三十八字。或以爲惟有二十字。徒爲臆度。徒爲辨論而已。孰從而見之乎。洪範以庶徵爲五事之應。伏生五行傳。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皇極與五事爲六。又以五福六極分配之。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劉向治穀梁春秋。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澧謂此漢儒術數之學。其源雖出於洪範。然既爲術數之學。則治經者存而不論可矣。錫瑞案。經學有正傳。有別傳。洪範五行。猶齊詩五際。專言術數。皆經學之別傳。而洪範之五行五事。皇極庶徵。五福六極。明見經文。非比齊詩五際存於傳說。尤爲信而有徵。不得盡以爲漢儒術數矣。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漢儒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古時天人本不相遠。龍官鳥紀。以命氏。龍圖龜書。以授人。所謂天錫當有是事。三國魏時。張掖涌石有牛馬之形。及大討曹字。足見祥異之兆。有不可據理以斷有無者。安見三代以前。必無石見文字之事乎。豈真如杜鎬附會天書云。聖人以神道設教乎。陳氏以爲奇怪。不應載在尙書。乃以我聞在昔爲傳聞之語。殊屬非是。周公曰。君奭我聞在昔。伊尹格天之類。並非奇

怪之事。以箕子曰。我聞在昔。爲傳聞之怪事。然則周公曰。我聞在昔。亦爲傳聞之怪事乎。洪範自洪範。春秋自春秋。洪範言陰陽五行。春秋不言陰陽五行。孔子作春秋經。但書災異。藉以示儆。未嘗云某處之災。應某處之事也。伏生作洪範傳。但言某事不修。則有某災。亦未嘗引春秋某事。應洪範某災也。董劉牽引洪範五行。以說春秋災異。某災應在某事。正如漢志所譏。凌雜米鹽。董據公羊。劉向據穀梁。歆據左氏。三傳又各不同。尤爲後人所疑。隋書經籍志云。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志所云乖戾。指向歆之說不同。而謂伏生之傳。惟五行傳是其本法。則誤以伏生之學。僅有五行。不知尙書一經。皆出伏生所傳。而五行特其一端。故伏生大傳四十一篇。而洪範五行傳別出於後。此以五行傳爲別傳之證。伏生已明著之。隋志祖僞古文抑今文。故不知伏生之本法何在。其言殊不足據。陳氏云。漢儒術數亦少別白。董劉強洪範合春秋。謂之術數可也。伏生以五行配五事。謂之術數不可也。以洪範傳爲術數。洪範經亦術數乎。五行配五事。見漢志曰。視之不明。其極疾。順之其福曰壽。聽之不聰。其極貧。順之其福曰富。言之不從。其極憂。順之其福曰康寧。貌之不恭。其極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皆本大傳爲說。書正義引鄭注。惟聽聰則致富。與漢志同。餘皆不同。蓋古文異說。孫星衍以爲鄭說皆遜於今文是也。元胡一中定正洪範圖。穿鑿支離。與易之先後天圖。同一怪妄。

論古文尙書說誤以周官解唐虞之制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知一代之制度。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未有唐虞夏商周一切皆沿襲不變者。強後人以盡遵前人。固不能行。強前人而豫法後人。尤爲乖謬。今文家之說尙書也。唐虞之書。卽以唐虞之制解之。此其理甚易明。而至當不可易者也。古文家說尙書。務創新說。以別異於今文。其所謂新說者。大率本於周官一書。周官出山巖屋壁。漢人多不信爲周公所作。卽使真是周公手定。而唐虞夏商諸帝王。遠在千載以上。安能豫知姬周之代。有一周公其人。有一周公手定之書名曰周官。而事事效法之。此其理甚易明。而至當不可易者也。乃自劉歆以至馬鄭。勉知此義。而尙書之制度大亂。今試略舉數事言之。如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又分命四子。史記天官書。歷書。漢書成帝紀。律歷志。食貨志。藝文志。百官公卿表。魏相傳。以及論衡中論。後漢書續漢志。皆以羲和專司天文。四子卽是羲和。鄭注尙書乃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又云仲叔。羲和之子。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案唐虞以羲和司天文。四岳主方岳。九官治民事。各分其職。鄭乃混而一之。是本周官六卿。以亂唐虞之官制。其失一矣。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續漢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說日月星辰十二章。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山龍九章。華蟲七章。與經五服五章不合。當時詔以周官列首。故三家舍伏傳。而從周官。鄭注又本於歐陽夏侯。是本周官十二章。以亂唐虞之服制。其失二矣。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漢書賈捐之傳。鹽鐵論說苑。論衡白虎通說同。惟史記以爲天子之國以外五服各五百里。似爲賈馬說六千里所本。

異義。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蓋以夏之五服與周九服相同。是本周官九服以亂唐虞土地之制，其失三矣。輯五瑞，白虎通瑞贊篇曰：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蓋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公羊定八年傳解詁曰：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徵召，與白虎通所施略異。而名正同。馬注云：五瑞，公侯伯子男取執以爲瑞信也。案禮記王制，鄭注：白虎通爵篇引禮緯含文嘉，皆云：殷爵三等，則周以前不得有五等之爵。是以周官五等亂唐虞瑞玉之制，其失四矣。他如六宗爲天地四方，鄭引周官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同律度量衡同訓齊同，鄭引周官典同以爲同是陰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大傳孝經緯公羊注白虎通風俗通，皆云：唐虞象刑，馬融注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是以周制說虞制，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九卿，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又立三少，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是爲六卿之屬。許君謹案此周之制，是周以前不得有六卿。甘誓所云：鄭注以爲六軍之將是也。又引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與許義不合。不知一代之制，非可強前人以從後人也。

論古文尚書說變易今文亂唐虞三代之事實

一代之制，未可據後王而強同之也。一代之事實，尤未可憑胸臆而強易之也。伏生大傳太史公書所載事實，大致不異。古來口授相傳，本是如此。兩漢今文並遵師說，東漢古文始有異義，所改制度，多本周官所改事實，不知何本。大率采雜說，憑臆斷，爲宋明人作俑。自此等臆說出，不僅唐虞三

代之制度亂。並唐虞三代之事實亦亂。今略舉數事以證之。堯典乃命羲和。專爲授時。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別爲一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言將登用之嗣位。張說蓋本漢人揚雄美新云。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是漢人以登庸爲登帝位之證。馬鄭乃連合上文爲一事。馬云。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鄭注大傳云。堯始得羲和命爲六卿。後稍死。驩兜共工等代之。馬鄭以羲和爲六卿。登庸爲代羲和。以致孔疏有求賢而薦太子之疑。信僞孔以允子朱爲允國子爵。而違史記嗣子丹朱之明證。此亂唐虞之事實者一也。帝曰。我其試哉。史記五帝本紀作堯曰。吾其試哉。論衡正說篇引堯曰。我其試哉。是今文有帝曰。孔疏云。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是古文無帝曰。如其說當直以我其試哉爲四岳語。四岳如何試舜。必不可通。古文不如今文。卽此可證。此亂唐虞之事實者二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五帝本紀云。舜攝政巡狩。見鯀治水無狀。請於堯而殛之。是殛鯀在禹治水成功之前。鄭注云。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王肅難云。若待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殛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如鄭說誠無以解王肅之難。此亂唐虞之事實者三也。盤庚股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鄭云。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盤庚爲臣時事。下篇盤庚爲君時事。又云。湯自商徒亳。數商毫囂相耿爲五。而不數所遷之殷。與經文於今五邦今字不符。石經盤庚三篇合爲一篇。依鄭說。非一時事不當合。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四也。微子股本紀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

強諫紂殺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宋微子世家。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古文太師作父師。鄭云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僞孔傳從鄭義。此亂三代之事實者五也。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魯世家。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放殷餘民。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是居東卽東征。罪人卽武庚。管蔡甚明。異義引古尙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此說當出於劉歆。衛賈諸人。始以我之弗辟爲弗避。居東爲東辟。不爲東征。開金縢爲周公生前不在。薨後。鄭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王肅以爲橫造。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六也。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大傳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魯世家。論衡感類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喪葬篇。漢書梅福傳。杜鄴傳。儒林傳。後漢書周舉傳。張奐傳。公羊何氏解詁說同。是秋大熟。不知何年秋。在周公薨後。鄭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明年秋也。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此亂三代之事實者七也。多士在前。多方在後。史記所載。今文書序。與馬鄭古文書序同。僞孔傳云。奄再叛。再征。蓋本漢人舊說。按之經文。其說不誤。鄭君誤合爲一。多方疏引鄭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蓋謂不應編於多士。無逸君奭之後。遂啓後人多士。多方先後倒置之疑。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八也。無逸石經肆高宗之饗國百年。下接自時厥後。則其在祖甲。今文作昔。在殷王太宗以爲太甲。在周公曰。嗚乎。下以後。乃云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古文尙書。

於前遺太宗而於後增祖甲。殷本紀帝甲淫亂。國語亦云帝甲亂之。則祖甲非賢主。不當在三宗之列。王肅爲調停之說。以祖甲爲太甲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說尤非是。此亂三代之事實者九也。君爽史記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爽。與列子楊朱篇。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相合。漢書孫寶傳。王莽傳。後漢書申屠剛傳。皆以爲周公攝政時作。古文編列多士之後。馬鄭遂有不說周公貪寵之說。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十也。

論尙書義凡三變。學者各有所據。皆不知專主伏生。

孔廣森戴氏遺書序曰。君以梅姚售僞。孔蔡謬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制。譬之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是。孔氏此說。最爲通達。據此可以折衷。一是解釋羣疑。惟戴氏非尙書專家。其作尙書義考。未成。未能發明今文。以津逮後學耳。經定自孔子。傳自漢初諸儒。使後世學者能恪遵最先之義。不惑於後起之說。徑途歸一門戶。不分不難。使天下生徒皆通經術。况尙書一經。傳之者止伏生一老。非若詩有齊魯韓三家。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各有所受。本不止一師也。歐陽大小夏侯。旣分顯門。小有出入。亦未至截然不合。如今古文家也。其後古文說出。初不知所自來。衡賈馬鄭所說各異。旣無師授。安可據依。後世震於劉歆古文之名。壓於鄭君盛名之下。循用注解。立於學官。古文說盛行。而今文衰歇。於是尙書之義一變。王肅學承賈馬。亦遠本於歐陽。其學兼通古今。又去漢代不遠。使其自爲傳注。原可與鄭並行。乃必託名於孔安國。又僞造尙書古文經。後世見其經旣增多。孔傳又古於鄭。廢鄭行孔。定於一尊。僞古文說盛行。而今文盡亡。於是尙書之

義再變。宋儒不信古人，好矜創獲，獻疑孔傳，實爲首庸。惟宋儒但知孔傳之可疑，而不知古義之可信，又專持一理字，臆斷唐虞三代之事。凡古事與其理合者，卽以爲是；與其理不合者，卽以爲非。蔡沈、王柏、金履祥之說盛行，編書者至改古事以從之。綱鑑輯略一書，改西伯戡黎爲武王，微子奔周爲武庚，以近儒臆斷之空言，改自古相傳之實事。於是尙書之義三變，經義旣已屢變，學者各有所據，蔽所不見，遂至相攻。有據孔傳以攻蔡傳者，如毛奇齡、古文尙書冤詞是也；有據蔡傳以攻孔傳者，如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是也；有據馬鄭而攻孔傳與蔡傳者，如江聲、尙書集注音疏、王鳴盛、尙書後案是也。要皆不知導原而上，專主伏生，故不能宗初祖以折服末師。甚且信末師以反攻初祖，其說有得有失，半昧半明。正孔廣森所云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是者。此尙書一經，所以本極易明，反致糾紛而極不易明也。

論衛賈馬鄭尊古文而抑今文其故有二一則學術久而必變一則文字久而致譌

嘗疑衛賈馬鄭皆東漢通儒，豈不知今文遠有師承，乃必尊古文抑今文，誠不解其用意。今細考之，而知其故有二：一則學術久而必變，漢初尙書惟有歐陽而已，後乃增立夏侯。夏侯學出張生，張生與歐陽生皆伏生弟子，所學當無不同。然旣別於歐陽而自成一家，則同中必有異。如以大戴爲大誥，是夏侯勝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辭。建卒自顓門名經，是小夏侯又異於大夏侯，而增立博士，號爲顓門。此人情好異，學術易變之證。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說，又增師法至百萬言，桓譚新論秦近君卽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誼，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漢書藝文志云：說五

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卽指秦恭而言。蓋小夏侯本破碎支離。恭又加以蔓衍。使人憎厭。古文家乘其敝。而別開一門徑。名雖古而實新。喜新者遂靡然從之。此其故一。一則文字久而致譌。伏生改古文爲今文。以授生徒。取其通俗。古無刊板印本。專憑口授手鈔。譌以傳譌。必不能免。觀熹平石經殘字。及孔廟等處。漢碑字多省俗。不合六書。故桓譚馬融。並詆今文家爲俗儒。當時所謂通儒。劉歆揚雄。杜林衛宏。賈逵許慎。以及馬鄭。皆精小學。以古文正文之譌俗。其意未始不善。惟諸儒當日。但宜校正文字。而不必改易其義訓。則三家之原於伏生者。雖至今存可也。而古文之名既立。嫉今文如仇讐。依據故書。如周禮之類。創爲新說。古文本無者。以意補之。今文本有者。以意更之。附和末師。撥棄初祖。知拔趙轍而立漢轍。以爲不如是不能別立一學。義雖新而文古。好古者又靡然從之。此其故二。有此二故。故雖歐陽夏侯三家立學數百年。徒黨遍天下。爲古文学家搢擊。而其勢漸衰歇。重以典午永嘉之亂。而歐陽夏侯三家皆亡。至東晉而僞古文經傳出。託之於孔安國年代。比馬鄭爲更古。而篇又增多。馬鄭不注逸書。而此遍注之。故其後孔鄭並行。鄭學又漸衰歇。唐以僞孔立學。而鄭氏尙書亡。向之攻擊三家者。乃與三家同歸於盡。大有積薪之歎。甘售贗鼎之欺。豈非好古與喜新者階之厲哉。夫伏書本藏山之業。而僞孔云失其本經。古文與史籍稍殊。而僞孔云字皆科斗。其抑今文而尊古文。誣妄何可勝究。而其說非始於僞孔。衛宏古文官書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案史漢無伏生使女傳言之事。古人書皆口授。卽伏生老不能口授。使女傳言。亦有藏書可憑。何至以意屬讀。其時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晁大夫何至不知者。凡十二。三宏榮古虐今意。

以伏生所傳全不可信。僞孔以爲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正用衛宏之說。而更加誣。不知史漢明言得二十九篇。則失本經之說不可信。鄭君書贊已有科斗書之說。亦不可信。說見後。

論庸生所傳已有脫漏足見古文不如今文中古文之說亦不可信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此卽歆所云。經或脫簡也。後之祖古文者。每以藉口。據爲今文不如古文之證。案漢書庸生傳古文爲孔安國再傳弟子。而堯典開卷已漏。帝曰。般庚之心腹腎腸。呂刑之剗。則椽。古文與今文不同。當卽在七百有餘之內。而皆不如夏侯歐陽本之善。據此可見古文不如今文。一有師承。一無師承之明證也。龔自珍說中古文曰。中古文之說。余所不信。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尙書。一也。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段使中秘有尙書。何必遣遺錯往伏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段使中秘有尙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曾多十六篇。四也。段使中秘有尙書。以宣武之爲君。諸大儒之爲臣。百餘年間無言之者。不應劉向始知。校召誥酒誥。始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五也。此中秘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亡。段使有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六也。中秘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迄民間。應奉爲定本。辭若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七也。中秘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終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考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後。千古儒者獨

劉向歆父子見全經而生平不曾於二十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傳受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後此古文者述過如掃矣異哉異至於此十也段使中秘書並無百篇則向作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於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無原委千古但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經獨易書著其三經何以蔑聞十二也當帝之時以中書校百兩篇非是予謂此中古文亦張霸百兩之流亞成帝不知而誤收之或卽劉歆所自序之言託於其父並無此事古文書如此古文易可知宜其獨與絕無師承之費直易相同而不與施孟梁邱同也漢書劉向一傳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詐固也偶而愿案龔氏不信中古文並疑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易書皆有脫簡爲劉歆所假託可謂特見惟漢志所云中古文似卽孔壁古文之藏中秘者非必別有一書而此中秘書不復見於東漢以後則亦如龔氏所云毀於更始赤眉之火矣書旣不存可以不辨顧炎武曰不知中古文卽安國所獻否及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

論百篇全經不可見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學者當講求大義不必考求逸書

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亡數十篇未言百篇全數漢書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凡百篇論衡正說篇曰蓋尙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始明言書有百篇尙書璇璣鈴曰孔子求書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則以爲書有百二篇乃張霸百兩所自出或以古文尙書爲百篇今文尙書爲百二篇伏傳書緯及張霸所據皆今文伏傳有揜誥史記有太戊卽其多出二篇古無明文不必深究漢博士以尙書爲備以二十八篇應二十八宿則以爲書止有此數不信百篇百二篇之說案二十九

篇篇有義。如堯典見爲君之義。君之義莫大於求賢審官。其餘巡守朝覲封山濬川賞功罰罪皆大事。非大事不書。觀此可以知作史本紀之法矣。皋陶謨見爲臣之義。臣之義莫大於盡忠納誨。上下交儆以致雍熙。故兩篇皆冠以曰若稽古。觀此可以知記言問對之體矣。禹貢見禹治水之功。並錫土姓。分別五服。觀此可以知地理水道之書矣。甘誓見天子親征。申明約束之義。觀此知仁義之師。亦必兼節制矣。湯誓見禪讓變爲征誅。弔民伐罪之義。與牧誓合觀。可知暴非桀紂。聖不及湯武。不得以放伐藉口矣。般庚見國遷詢萬民。命衆正法度之義。觀此知拓拔宏之譎。衆脅遷者非矣。高宗彤日見遇災而懼。因事進規之義。觀此知漢以災異求直言。得敬天之意矣。西伯戡黎見拒諫速亡。取以垂戒之義。觀此知天命不足恃。而人事不可不勉矣。微子見殷之亡。由法度先亡。取以垂戒之義。觀此知爲國當正紀綱。不可使民玩其上矣。牧誓見弔民伐罪。兼明約束之義。觀此知步伐整齊。乃古兵法。而非迂論矣。洪範見天人不甚相遠。禍福足以儆君之義。觀此知人君一言一動。皆關天象。而不可不慎矣。大誥見開國時基業未固。防小腆靖大艱之義。觀此知大臣當國。宜挺身犯難。而不宜退避矣。金縢言人臣忠孝。足以感天。人君報功當逾常格之義。觀此知周公所以爲聖。而成王命魯郊。非僭矣。康誥見用親賢以治亂國。宜慎用刑之義。觀此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用法似重而實輕矣。酒誥見禁酒以絕亂源。宜從重典之義。觀此知作新民必先除舊習矣。梓材見宥罪加惠以永保民之義。觀此知王者治天下。一夫一婦必無不得所矣。召誥見宅中圖大。祈天永命之義。觀此知王者宜監前朝而疾敬德矣。洛誥見營洛復政。留公命後之義。觀此知君臣當各盡其道。而不忘交儆矣。多士見開誠布公。以靖反側之義。觀此知遺民不忘故君。非新主所能遽

奪矣。無逸見人君當知艱難。毋以太平漸耽樂逸之義。觀此知憂盛危明。當念魏徵所云十漸不克終矣。君夷見大臣當和衷共濟。閔天越民之義。君夷據史記爲周公居攝時作。當上列於大誥金縢之間。觀此知富弼以撤簾與韓琦生意見者。其量褊矣。多方見綏靖四方。重言申明之義。觀此知開國之初。人多覬覦。當以德服其心。不當用威服矣。立政見爲官擇人。尤當慎選左右之義。觀此知命官當得其人。不當干預其事矣。顧命見王者所以正終。當命大臣立嗣子之義。觀此知宦官宮妾擅廢立之禍。由未發大命矣。康王之誥見王者所以正始。當命大臣保王室。觀此知成康繼治。幾致刑措。有由來矣。甫刑見哀敬折獄。輕重得中之義。觀此知罰卽贖刑。不可輕用其慈祥悱惻。漢人緩刑書。不足道矣。文侯之命見命方伯安遠邇之義。觀此知襄王時王靈猶赫。惜不能振作矣。費誓見諸侯專征。嚴明紀律之義。觀此知用兵不可擾民矣。秦誓見穆公悔過。卒伯西戎之義。觀此知人君不可飾非。當改變以救敗矣。知二十九篇之大義。則知論衡所引今文家說。獨爲二十九篇立法者。未可據百篇之序而非之也。其餘左傳國語及諸子書。墨子引書不在百篇之內者。蓋非孔子刪定之本。大傳史記所引逸文。雖非後世僞作。而全篇不可得見。則大義無由而明。至於逸十六篇以及後世太誓。真僞旣莫能辨。尤不當以魚目混珠。逸周書劉向以爲孔子刪書之餘。其文不能閎深。亦不可以亂經。洪邁謂與尙書辭不相類。陳振孫謂文辭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做僞爲之者。近人去僞孔古文。而以逸周書入尙書。非是。昔人謂讀人間未見書。不如讀人間常見書。二十九篇皆常見書。學者當寶愛而講明之。勿徒惜不見夫全經。而反面牆於大義也。

論書序有今古文之異。史記所引書序皆今文可據信。

西漢馬班皆云孔子序書東漢馬鄭皆云書序孔子所作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篤家也篤家者誰也孔子也陳喬樞謂論衡以欽明文思以下爲孔子所言者蓋指堯典序書序實孔子所作也據此則書序孔子作今古文之說同而今古文之序實有不同書正義曰安國旣以同序爲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不序所由者爲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卽百篇也錫瑞案僞孔古文尙書序卽馬鄭之書序其稍異者見於釋文如金縢序武王有疾云馬本作有疾不豫康王之誥序康王旣尸天子云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文侯之命序云馬本無平字則其餘皆同矣史記不載典謨之序禹貢甘誓五子之歌允征帝誥女鳩女房湯誓典寶夏社中鬪作誥湯誥咸有一德明居伊訓肆命徂后太甲沃丁咸艾皆與馬鄭古文序說略同惟典寶在夏社前咸有一德在明居前次序不同伊陟讓作原命與古文序作伊陟原命異仲丁云書闕不具河壺甲祖乙亦必有書史公不云作書蓋省文盤庚三篇以爲小辛時作高宗夢得說序事與古文同不言作說命亦省文高宗彤日西伯戡耆微子略同惟父師作大師爲異大誓牧誓武成略同惟三百作三千歸獸作歸狩爲異洪範分器略同金縢無周公作金縢明文序事至周公薨後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逸略同君奭以爲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則當在大誥前後與古文序次異蔡仲之命雖序事同無作命明文其次序亦無考書正義云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則與孔本又異成王政將蒲姑序事同不言作書蒲字作薄多方立政周官賄肅慎之命同肅字作息亳姑序事同不言作書蓋卽亳姑之序孫星衍據之疑金縢秋大熟以下爲亳姑文誤入願命康王之誥略同康王之誥

作康誥。畢命。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略同。惟冏作槩。呂作甫。費作勝。爲異。文侯之命。以爲周襄王命。晉文公。秦誓以爲封殺尸之後追作。此史記引書序。與馬鄭僞孔書序不同之大致也。段玉裁曰。按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蓋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又逸書十六卷。併書序得此數也。伏生教於齊魯之間。未知卽用書序與否。而太史公臚舉十取其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間絕無。則亦猶逸書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哉。孔叢子與連叢子皆僞書也。臧與安國書曰。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耶。學者因此語。疑百篇序至安國乃出。然則其所云弟素以爲堯典。難有舜典。今果如所論者。豈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內外皆有之。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飢饉。紂受。牧垆。行狩。歸獸。異母。異畝。餽禾。歸禾。魯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無逸。息慎。肅慎。伯翳。伯冏。胙誓。獮誓。棠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文尙書古文尙書之異也。

論馬鄭僞孔古文書序不盡可據。信致爲後人所疑。當以史記今文序爲斷。

朱彝尊曰。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顥。董誥。諸儒是也。謂歷代史書轉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論。謂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由是九峯。蔡氏作書傳。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於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傳並出。不知漢孝武帝時卽有之。此史遷據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於書小序有註。見於

陸氏釋文。又鄭氏註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傳。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考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錫瑞案。宋儒疑書序與僞孔傳同出。孔傳僞。則書序亦僞。朱氏已辨之矣。戴震尙書今文古文考以序爲伏書所無。王鳴盛尙書後案以書序亦從屋壁中得。陳壽祺今文尙書有序說。列十有七證以明之。以歐陽經三十二卷。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其證一。史記於書序臚舉十之八九。說義文字往往與古文異。顯然兼取伏書。其證二。張霸案百篇序造百二篇。卽出今文。非古文也。其證三。書正義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必見石經尙書有百篇之序。其證四。書傳云。遂踐奄三字。明出於成王政之序。其證五。書傳言葬周公事本於毫姑序。其證六。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雘。此出高宗彤日之序。其證七。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召誥之序。其證八。大傳曰。夏刑三千條。此本甫刑之序。其證九。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稷命序。又有嘉禾拚誥。在二十九篇外。非見書序。何以得此篇名。其證十。白虎通誅伐篇稱尙書序曰。武王伐紂。此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其證十一。漢書孫寶傳曰。周公大聖。召公大賢。尙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此引君奭之序。其證十二。後漢書楊震傳曰。般庚五遷。般民胥怨。此引般庚之序。其證十三。法言問神篇曰。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書不備過半。唯今文爲然。其證十四。法言又曰。古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酒誥。唯今文有脫。間。其證十五。論衡正說篇曰。按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亦據今文爲說。若古文有逸篇二十四篇。不得云闕遺者。七十一篇。其證十六。杜預春秋左傳後序曰。紀年與尙書序說太甲事乖異。老叟之伏生或

致昏忘。詳預此言。直以書序爲出自伏生。其證十七。十七證深切著明。無可再翻之案。惟陳氏但知今文有序。而今文序之勝於古文者。尙未道及。史記引書序是今文。馬鄭僞孔序是古文。今文序皆可信。古文不盡可信。崔應樞謂書序可疑者有數端。舜典備載一代政事始終。序祇言其歷試諸難。則義有不盡。伊訓稱成湯既歿。太甲元年。則與孟子及竹書紀年不合。秦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並不與今文合。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句意爲難通。又左傳祝蛇稱魯曰。命以伯禽。稱晉曰。命以唐誥。此二篇何以序反無之。案百篇序無伯禽康誥。孫寶桐頤炎武已言之。此二篇或在百篇之外。無庸深辨。作冊畢下脫一公字。故難通。據史記有公字。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與僞秦誓不同。僞秦誓從劉歆古文說。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克殷。秦誓序從史記。今文說。九年。觀兵。十一年。克殷。故年歲兩歧。序卻不誤。若舜典序。祇言歷試諸難。遂開梅姚分慎微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妄說。伊訓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中。失外丙仲壬兩朝。遂啓宋人。以孟子所云。二年。四年。爲生年之謬論。又如周公東征。攝王。成王不親行。古文序於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管蔡。皆冠以成王字。後人遂誤執爲周公未攝王之證。周公作君奭。史記引序在踐阼當國時。古文序列於復政後。遂有召公疑周公貪寵之言。此皆古文序之不可信者。宋人一概疑之。固非。近人一概信之。亦未是。惟一以史記引今文序爲斷。則得之矣。

論二十九篇皆完書後人割裂補亡殊爲多事

尙書以今文爲斷。經義本自瞭然。卽云不見全經。二十九篇皆完書。無缺失也。而後人必自生葛藤。任意割裂。或離其篇次。或摻入僞文。使二十九篇亦無完膚。誠不可解。且其說不僅出於宋以後。並出於漢以

前。今舉堯典一篇言之。堯典本屬完書。舜事即在堯典之中。故大學引作帝典。而漢傳逸書十六篇首列舜典之名。意必別有一篇。非堯典雜有舜典也。舜典不傳。僅傳其序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卽堯典之明明揚側陋。至帝曰。予聞云云也。歷試諸難。卽我其試哉。至納于大麓云云也。鄭君親見逸書者也。其註書序云。入麓伐木。尤卽納于大麓之明證。然則逸書所謂舜典。亦卽分裂堯典之文。並非別有一篇。或卽從明明揚側陋分篇。亦未可知。僞孔古文從慎徽五典分篇。蓋因馬鄭之本小變之耳。其後僞中又僞增入十二字。復增入二十八字。釋文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阮孝緒亦云然。方輿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此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夫堯典爲二千年前之古籍。開宗明義之第一篇。學者當如何寶愛信從。豈可分裂其篇。加增其字。且序事直至舜崩之年。則舜事已備載。不可再安蛇足。舜典旣名曰典。必有大典禮。大政事。不可專說遜位。而遜位歷試已見堯典。不可重複再見。乃自僞孔分裂於前。方輿加增於後。當時梁武帝爲博士。已駁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隋初購求遺典。劉炫復以姚書上之。又撰濬哲文明十六字。與堯典欽明文思四句相配。僞中又僞實自東漢古文逸書啓之。此劉逢祿宋翔鳳所以不信逸書也。趙岐未見逸書者也。其注孟子曰。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敍。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當作舜典。及逸書所載。自有此說。又開舜典補亡一派。閻若璩謂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

庫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毛奇齡作舜典補亡。遂斷自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采史記本紀之文。列於其前。又取魏高堂隆改朔議。引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冠於篇首。以代二十八字。朱彝尊經義考所說略同。不知高堂所引。乃中候考河命文。見太平御覽皇天部引。史記本紀載使舜完廩一段。或卽取之孟子。何以見其爲舜典文。聖經旣亡。豈末學所能臆補。如以爲可臆補。則僞孔古文。固應頒之學官。唐白居易補湯征。亦可用以教士子矣。四庫提要曰。司馬遷書豈可以補經。卽用遷書爲補。亦何可前半遷書。後半忽接以古經。混合爲一。其駁毛氏之失。深切著明。王柏書疑於舜讓于德弗嗣下。補論語堯曰以下二十四字。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孟子勞之來之以下二十二字。皐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立政。皆更易其文之次序。蘇軾黃震皆移易洪範。蘇軾又改康誥篇首四十八字於洛誥上。金履祥亦移易洪範。疑洛誥有缺文。武成僞書不在內。不知諸儒何仇於聖經。並二十九篇之完書。而必欲顛倒錯亂。使無完膚也。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諸儒爲此紛紛。是亦不可以已乎。

論僞孔經傳前人辨之已明。閻若璩毛奇齡兩家之書互有得失。當分別觀之。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旣亡。其後鄭孔並行。至隋鄭氏漸微。唐作正義。專用孔傳。至宋吳棫始發其覆。朱子繼之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錫瑞案朱子於孔傳直斥其僞。可謂卓識。而於古文經雖疑之。未敢明斥之。猶爲調停之說曰。書有二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尙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詔是朝廷做底文字。

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據。此是朱子以傳爲僞。於經猶有疑辭。故蔡沈作傳。仍存古文。然猶賴有朱子之疑。故蔡傳能分別今古文之有無。其後吳澄歸有光梅鷟。愈推愈密。嘗謂僞孔古文。上於東晉之梅賾。而攻古文。漸有實據者。出於晚明之梅鷟。同一梅氏。而闢僞古文之興廢。倘亦天道之循環歟。至閻若璩。惠棟。考證更精。至丁晏。尙書餘論。據家語後序。定爲王肅僞作。隋書經籍志。孔氏正義。皆有微辭。唐初人已疑之。不始於吳才老。朱子可謂搜得真贓實證矣。毛奇齡好與朱子立異。乃作古文尙書冤詞。其所執爲左證。以鳴冤者。隋書經籍志也。隋志作於唐初。其時方尊僞孔。作義贊。頒學官。作志者。卽稍有微辭。何敢顯然直斥其僞。志所云。雖歷歷可據。要皆傳僞書者臆造不經之說。孔書經傳一手所作。僞則俱僞。閻若璩已明言之。毛乃巧爲飾辭。以爲東晉所上之書。是經非傳。專以隋志爲證。使斯言出漢藝文志。乃爲可信。若後漢儒林傳。則已不可信矣。以范蔚宗作書之時。僞書已出。不免爲所惑也。況隋志修於唐初。在古文立學之後哉。冤詞一書。相傳爲駁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而作。案閻毛二家互有得失。閻證古文之僞甚確。特常明末宋學方盛。未免沾染其說。夫據古義以斥孔傳可也。據宋人以斥孔傳則不可。閻引金履祥說。以高宗彤日典祀無豐于昵。爲祖庚釋于高宗之廟。其誤一也。引邵子書。以定或十年等年數。其誤二也。引程子說。謂武王無觀兵事。其誤三也。駁武成篇。並以文王受命改元爲妄。其誤四也。駁孔傳以居東爲避居。不爲東征。其誤五也。信金履祥以爲武王封康叔。其誤六也。信金履祥以多方爲在多士前。其誤七也。知九江在尋陽。又引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未免騎牆之見。其誤八也。解三江亦以爲有二。與九江同。其誤九也。信蔡氏說。以康誥屬武王。其誤十也。移易康誥大誥。

洛誥以就其說。其誤十一也。謂伏生時未得小序。其誤十二也。以金履祥更定洪範爲文從字順章妥句適。其誤十三也。閻氏此等處。皆據宋人以駁古義。有僞孔本不誤而閻誤者。蓋孔書雖僞。而去漢未遠。臆說未興。信宋人不如信僞孔。毛不信宋人。篤守孔書之義。以爲尙書可焚。尙書之事實不可焚。今溥天之下。老人大大皆有一武王戡黎封康叔。周公留後治洛典故。在其胸中。此千古大冤大枉事。是則毛是而閻非者。學者當分別觀之。勿專主一家之說。但以今文之說爲斷。則兩家之得失明矣。

論焦循稱孔傳之善亦當分別觀之

國朝諸儒自毛奇齡外。尠有祖孔傳者。惟焦循頗右之。其尙書補疏序曰。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皐陶。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皐陶。若亦以皐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皐陶之稽古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爲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命。因而卽真。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父師。少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傳雖亦以少師指比

干而□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啓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尙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爲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束皙等之僞造竹書。舜可囚堯。啓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齟齬。又託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屏僭越抗害之譴。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錫瑞案近儒江段孫王。皆尊鄭而黜孔。焦氏獨稱孔傳之善。可謂特見。惟未知孔傳實王肅僞作。故所說有得有失。肅之學得之父朗。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尙書。洪亮吉傳經表。以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是肅亦今文家之支流。肅又好賈馬之學。則兼通古文者。雜糅今古與鄭君同。而立意與鄭君爲難。鄭注書從今文。則以古文駁之。鄭從古文。則又以今文駁之。肅以今文駁古文。實有勝鄭注者。焦氏所舉以稽古爲考古。以四罪爲禹治水之前。以居東爲東征。以罪人爲祿父管蔡。是其明證。至信僞孔疑史。記明堂位。則其說非是。史記引書最古。明有帝曰。豈可妄去。舜禹同爲堯臣。禹可直斥丹朱。何以舜獨不可。周公稱王。非獨見於明堂位。荀子親見百篇尙書。其書中屢言之。伏傳史記皆云。周公居攝。豈可改易古事。強爲迴護。焦氏乃以作傳者。以觸時忌。自隱姓名。則尤求之過深。肅與司馬氏昏姻。助晉篡魏。豈能明君臣屏僭越者。若僞作竹書者。言啓殺益。太甲殺伊尹。反似改古事。以儆亂。

臣又何必作僞古文。以與竹書相齟齬乎。焦循之子廷琥。作尚書申孔篇。與其父所見同。中有數條。卽補疏序所說。餘瑣細不足辨。茲不具論。

論宋儒體會語氣勝於前人而變亂事實不可爲訓

孔傳立學。行數百年。至宋而漸見疑。蔡傳立學。行數百年。至今又漸見廢。陳澧曰。近儒說尚書。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傳者矣。然僞孔傳不通處。蔡傳易之。甚有精當者。江良庭集注多與之同。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僞孔傳云。以子惡故。孔疏云。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此甚不通。蔡傳云。蘇氏曰。養。斷養也。謂人之臣僕。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云。長民者。其相勸止不救乎。召誥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僞孔云。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江云。王其敬爲之所哉。而處置之得所也。召誥我不敢知曰。僞孔云。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卽墜其命也。江云。夏殷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墜其命。君奭。襄我二人。僞孔云。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江云。二人與召公也。多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僞孔云。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蔡云。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江云。戰懼也。康王之誥。惟新陟王。僞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江云。陟。登假也。謂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諡。故稱新陟王。秦誓。昧昧我思之。僞孔云。惟察察便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以昧昧我思之。屬下文。江云。昧昧我思者。是穆公

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謂前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當爲下文緣起。此皆蔡傳精當。而江氏與之同者。如爲暗合。則於蔡傳竟不寓目。輕蔑太甚矣。如覽其書。取其說而沒其名。則尤不可也。錫瑞案陳氏取蔡傳。與焦氏取孔傳。同一特見。宋儒解經。善於體會語氣。有勝於前人處。而其失在變易事實。以就其說。尙書載唐虞三代之事。漢初諸儒。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宋儒乃以一己所見之義理。懸斷千載以前之故事。甚至憑恃臆見。將古事做過一番。雖其意在維持名教。未爲不善。然維持名教亦只可借古事發論。不得翻前人之成案。孔傳謂周公不稱王。伊尹將告歸。已與古說不符。而蔡傳引宋人之說。又加甚焉。西伯戡黎。伏傳史記皆云文王伐耆。黎卽耆。西伯卽文王。蔡傳獨爲文王回護。以西伯爲武王。其失一也。大誥王若曰。鄭注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伏傳史記皆云周公居位踐阼。則鄭說有據。蔡傳從孔傳。以爲周公稱成王命。以誥其失二也。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漢書王莽傳引書解之曰。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蔡傳不信周公稱王之事。從蘇氏說。移篇首四十八字於洛誥上。又無以解朕其弟之語。遂以爲武王封康叔。不知史記明言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是武王無封康叔事。左氏傳祝蛇言。周公尹天下。封康叔。蛇以衛人言衛事。豈猶有誤。而橫造事實。擅移經文。其失三也。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七年致政。當歸國。成王留公。命伯禽就國。爲公後。蔡傳乃以爲王命周公留後治洛。不知唐置節度使。乃有留後。周無此官。周公老於豐。薨於豐。並無治洛之事。其失四也。宋儒習見莽操。妄託古人。故極力回護。欲使後世不得藉口。不知古人行事。光明磊落。何待後儒回護。王莽託周公。無傷於周公。曹操託文王。無傷於文王。天位無常。惟有德者居之。聖

人無關干非分之心。而天與人歸。則亦不得受禪讓。易而傳子。又復易爲征誅。事雖不同。其義則一。稷契同受封於舜禹。周之先本非商之臣。不窋失官。公劉。太王。遷幽岐。商王未嘗過問。文王始率諸侯事紂。後入朝而被囚。釋歸而諸侯皆從之。受命稱王。何損至德。詩書皆言文王受命。伏傳言受命六年稱王。史記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此漢初古說可信者。必以文王稱王爲非。則湯之伐桀亦非。舜禹之受禪亦非。必若巢許而後可也。至周公居攝。尤其是常事。古有攝主。見禮記。曾子問。君薨而世子未生。則有上卿攝國事。稱攝主。此上卿蓋同姓子弟。世子生則避位。或生非世子。則攝主卽真。觀左氏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賈誼上疏。有植遺腹。朝委裘之文。是其明證。或世子生而幼。國有大事。亦必有人攝行。鄭注。命大事。權代王。並無語弊。武王薨而東諸侯皆叛。周之勢且岌岌。成王幼。不能親出。公不權代王。以鎮服天下。大局將不可問。事定而稽首歸政。可告無罪於天下。萬世矣。後世古義不明。卽有親賢處周公之位者。亦多畏首畏尾。如蕭齊。竟陵。王子良。以此自誤。並以誤國。蓋自馬鄭訓我之弗辟爲避位。已非古義。宋儒以力辨公不稱王之故。臆撰武王封康叔。周朝設留後之事。以爲左證。使後世親賢當國者。誤信其說。避嫌而不肯犯難。必誤國事。是尤不可不辨。古人事實不可改易。如編小說演雜劇者。借引古事做過一番。以就其說。此在彈詞演劇。可不拘耳。若以此解經。則斷乎不可。

論僞孔書相承不廢。以其言多近理。然亦有大不近理者。學者不可不知。

僞孔古文尙書。自宋至今已灼知其僞矣。而猶相承不廢。是亦有故。宋之不廢者。人心惟微。四句。宋儒以

爲道統相傳。其進尙書注表。首以三聖傳心爲說。而四語出僞大禹謨。故宋儒雖於僞傳獻疑。而於僞經疑信參半。王鳴盛蛾術編戲以虞廷十六字爲風俗通所言。鮑君神之類。此在今日漢學家吐棄宋學。乃敢爲此語。而在當日固無不尸祝俎豆者也。此其遠因一。且古文雖僞。而言多近理。非止人心惟微四句。真德秀曰。開萬世性學之源。自成湯始。敬仁誠並言。始見於此。三者堯舜禹之正傳也。此皆出僞古文。爲宋儒言道學所本。故宋儒不敢直斥之。而且尊信之。此其遠因二。近儒不尊宋學。斥僞經亦甚於宋儒。而至今仍不廢者。阮元曰。古文尙書孔傳出東晉。漸爲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太宗見太子息于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是知其僞。而欲留爲納言之益。此近因一。臆自珍。述莊存與之言曰。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難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闕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罔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羊失矣。公乃計其委曲。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尙書既見如干卷數。數稱禹謨。勉詰伊訓。是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是知其僞。而恐廢之無以垂誡。此其近因二。有此四故。故得相承不廢。然而過書舉燭。國賴以治。非郢人之意也。齊求岑鼎。魯應以贖。非柳下所許也。古文雖多格言。而

僞託帝王則可惡。且其言多近理。亦多不近理者。如大禹謨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爲宋人重文輕武口不言兵所藉口。允征威克厥愛。允濟爲楊素等用兵好殺之作俑。仲虺之誥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罔不懼于非辜。則湯之伐桀爲白全計。非爲弔民。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則伊尹不曾相太甲。與君爽所言及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義。遠秦誓三篇數殷紂罪。有列別孕婦。新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等語。宋人遂疑湯數桀之罪。簡武數紂之罪太甚。而罪人以族。非三代以前所有。時哉不可失。亦非弔民伐罪之言。旅葵太保調王云。功虧一簣。宋人遂疑湯伐桀後。猶有慙德。武伐紂後。一事不做。君陳以爾有嘉謀嘉猷。爲康王語。宋人遂謂康王失言。此皆僞古文之大不近理者。而割裂古書。綴輯成文。詞意亦多牽強不相貫串。如孟子引王曰。無畏事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夾議夾敘。詞意極明。僞孔乃更之曰。勸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懷懷。若崩厥角。無論如何解說。必不可通。似全不識文義者所爲。此等書豈可以教國肖。毛奇齡以祖僞古文之故。至謂論語引書有四。無不改其詞。纂其句。易其讀者。僞孔擅改古經。顯違孔訓。僭妄已極。奇齡不罪僞孔。反歸罪於孔子改經。可謂悍然無忌憚矣。

論僞古文多重復且敷衍不切

尙書與春秋皆記事之書。所記之事必有義。在孔子之作春秋。非有關繫足以明義者不載。事見於前者。不復見於後。所以省繁複也。故孔子之刪書。亦非有關繫足以明義者不載。事見於前者。不復見於後。亦所以省繁複也。古書詳略互見。變化不拘。非同後世印板文字。有一定之例。堯典兼言二帝合爲一篇。聖

德則堯詳於舜。政事則舜詳於堯。是詳略互見之法。而作僞者不達此義。別出舜典一篇。以爲不應略於舜之聖德。乃於舜典篇首。僞撰二十八字。以配堯典。首尾橫決。由不曉古書之法也。盤庚三篇。旨意不同。上篇告親近在位者。中篇告民之弗率。下篇既遷之後。申告有衆。未嘗有重複之義。康誥酒誥。梓材皆言封康叔。召誥洛誥皆言營洛都。旨意不同。亦未嘗有重複之義。而僞孔書太甲三篇。說命三篇。皆上中下文義略同。且辭多膚泛。非但上中下篇可移易。而伊尹之辭。可移爲傅說。傅說之辭。可移爲伊尹。伊尹傅說之辭。又可移爲大禹謨之禹皋。以皆臣勉其君。而無甚區別也。秦誓三篇。皆數紂罪而無甚區別。使真如此文繁義複。古人何必分作三篇。今文尙書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初不犯複。其辭亦無複見。若僞古文不但旨意略同。其辭亦多雷同。太甲下與蔡仲之命雷同尤甚。太甲下云。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蔡仲之命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其文義不謂之雷同得乎。太甲下云。慎終于始。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亦雷同語。蓋其書本憑空結撰。其胸中義理。又有限止。此敷衍不切之語。說來說去。層見疊出。又文多駢偶。似平正而實淺近。以比尙書之渾渾灑灑者。迥乎不同。而雜湊成篇。尤多文不合題之失。姚鼐謂古文尙書多不切。文之不切者。皆不中於理。可謂知言。漢古文學創通於劉歆。僞古文書撰成於王肅。亂經之人。遞相祖述。古天子諸侯皆五廟。至周始有七廟。劉歆以爲周以上皆七廟。呂覽五世之廟。可以觀怪。僞古文咸有一德。改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後世遂引爲商時七廟之證。此肅本之於歆者也。異義。天子六卿周制。三公九卿商以前制。周三公在六卿中。見顧命而無三孤。僞

古文周官有三公三孤。本漢書百官公卿表。表又出於莽散之制。又肅本之於散者也。古云相某君是虛字。不以爲官名。僞古文說命爰立作相。又誤沿漢制而不覺者。左氏傳仲虺爲湯左相。亦可疑。

論孔傳盡釋經文之可疑及馬鄭古文與今文駁異之可疑

朱子語錄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省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日傳之餘。更無一字說外。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錫瑞案朱子之說。具有特見。漢初說易者。舉大誼如丁將軍者。是說詩者無傳疑。如魯申公者。是毛公之傳。未知真出漢初與否。而其文亦簡略。未嘗字字解經。惟僞孔於經盡釋之。此僞孔傳所以可疑。蔡沈曰。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誦。乃僞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吳澄曰。伏生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體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蔡氏吳氏之說。亦有特見。伏孔之書難易不同。伏生不應獨記其難。安國不應專得其易。此僞孔經所以可疑。而由二家之說推之。尙書之可疑者非直此也。僞孔書無論矣。二十九篇今古文同。而夏侯歐陽之今文。與馬鄭王之古文。其字句又不同。今以熹平石經及兩漢人引用尙書之文考之。其異於馬鄭古文者亦多。今文艱澀。而古文平易。試舉數條以證。盤庚器非求舊。石經求作救。求救音近得通。求字易而救字難也。洪範鯀堙洪水。石經堙作伊。堙伊音近。假借。堙字易而伊字難也。保后胥戚。石經戚作高。戚高音近。假借。戚字易而高字難也。無弱孤有幼。石

經弱作流。弱流音近。假借弱字易而流字難也。無逸乃諺。石經作乃憲。既誕。石經作既延。諺憲誕延音近。得通。諺誕易而憲延難也。無皇。石經作毋兄。皇兄音近得通。皇字易而兄字難也。此厥不聽。石經聽作聖。聽聖音近得通。聽字易而聖字難也。立政相時。儉民。石經儉作散。儉散音近。假借儉字易而散字難也。以此推之。不但世所傳今文多艱澀。而僞孔古文反平易。卽漢所傳今文亦多艱澀。而馬鄭古文反平易。不但僞孔古文可疑。卽馬鄭古文亦不盡可信矣。惜經典釋文不列三家尙書之異同。使學者無由見。今文真本所賴以略可考見者。惟石經殘字十數處及也。疏引優賢揚歷。臚宮剗剗。庶剗數處而已。豈不惜哉。竊意東漢諸儒之傳古文。蓋亦多以訓故改經。與太史公史記相似。有字異而義相同者。如般庚器非求舊之類是也。有字異而義遺失者。如般庚優賢揚歷之類是也。然則今之僞孔增多古文。固皆撰造。而非安國之真。卽僞孔同於馬鄭二十九篇之古文。亦有之。竄而非伏生之舊者。僞孔所造古文。固當刪乘。卽僞孔同於馬鄭之古文。後人以爲真是伏生之所親傳。孔子之所手定。亦豈可盡信哉。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觀於世所傳之尙書。益歎孟子之言爲不妄也。

論尙書有不能解者。常闕疑不必強爲傳會。漢儒疑辭不必引爲確據。

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然則聖人生於今日。其解經必不嚮壁虛造而自欺欺人也。明矣。尙書最古。文義艱深。伏生易爲今文。而史公著書。多以訓故改經。馬鄭名傳古文。而與今文駁異者。亦疑多以訓故改經。其必改艱深爲平易者。欲以便學者誦習也。而二十九篇傳於今者。猶未能盡索解人。周誥殷盤。詰屈聱牙。韓文公已言之。尙書之難解。以諸篇爲尤甚。如大誥之今。蠢今翼日。乃有友

伐厥子。民養其勸。勿救。盤庚之弔由靈。用宏茲賁等語。或由方言之莫識。或由簡策之傳說。無論如何曲說。終難據爲確解。而孔傳強爲解之。近儒江王孫又強爲解之。此皆未敢信爲必然。當從不知蓋闕者也。北魏徐遵明解經史。稱其穿鑿。所據本八寸策。誤作八十宗。遂強以八十宗解之。然則強不知以爲知。非皆八十宗之類乎。漢儒解經。其有明文而能自信者。卽用決辭。其無明文而不能自信者。卽爲疑辭。如堯典之義和疏引鄭云。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義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氏。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錫瑞案鄭以四子分屬四時。義和實司天地。地官司徒。猶可強附。天官爲稷。並無明文。國語云。稷爲大官。有誤作天官者。緯云。稷爲司馬。又云。司馬主天。故鄭君以此傳會之云。初堯天官爲稷。禹登用之年。舉稷爲之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箋詩又云。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勞。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鄭之彌縫。亦云至矣。然如其說。則棄於堯時。已爲天官。其位最尊。若周之冢宰矣。何以堯舜禪讓。皆不及稷。且稷爲天官。司馬爲夏官。天官尊於夏官。后稷有功於民。何以反由天官降爲司馬。舜命九官。並無司馬之名。鄭知其無明文。不能自信。故云。蓋曰稷司徒。凡言蓋者。皆疑辭也。周禮疏序又引鄭云。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命義仲和仲義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掌四時者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案鄭以四子卽四岳。又別有掌天地之官。與兩漢今文說不同。鄭知其無明文。不能自信。故云。其曰伯乎。凡言乎者。皆疑辭也。其不敢爲決辭。猶見先儒矜慎之意。後之主鄭義者。必強傳會以爲確據。非但不知聖人闕疑之旨。並先儒矜慎之意。亦失之矣。

論僞古文言仁言性言誠乃僞孔襲孔學非孔學出僞書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錫瑞案商書四篇。皆出僞孔古文。惟禮記文王世子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鄭注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般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是王氏所舉商書四篇之語。惟學之一字。實出說命。其餘皆未可據。宋儒講性理。故於古文。雖知其僞。而不能不引以爲證。其最尊信者。危微精一十六字之傳。考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語。出荀子引道經。荀子親見全書。若出尙書。不當引爲道經。既稱道經。不出尙書可知。僞孔以屏入大禹謨。宋儒乃以四語爲傳心祕訣。四語惟允執厥中。出論語。堯曰篇。允執其中。實有可據。二帝相傳。卽此已足。中庸稱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正是推闡允執其中之義。論語云。舜亦以命禹。足見二帝相傳無異。朱注云。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比加詳。如其說。則堯命舜爲寥寥短章。舜命禹爲洋洋大篇。由誤信僞古文與論語亦字不合。大凡理愈推而愈密。辭愈衍而愈詳。性理自堯舜至孔孟而後。推衍精詳。前此或有其義而無其文。要其義亦足以盾之。如堯典云。欽明文思安安等語。史記堯本紀。譯其文而代以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等語。是當時已有仁之義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是當時已有性之義也。今文尙書文思作文塞。塞有誠實之義。是當時已有誠之義也。古文字簡略。而義已包括於其中。何必謂虺誥言仁。湯誥言性。太甲言誠。至商書始發其義乎。典以欽始。謨以欽終。二帝相傳心法。欽之一字。足以括之。何必十六字乎。僞孔古文。出於魏晉孔孟之學大明之時。掇拾闕里緒言。撰成僞書文字。此乃僞孔書襲孔學。非孔學本於僞孔書。王氏不知。乃

以此等書爲聖學所自出。豈非顛倒之甚哉。惟商頌作於正考父。乃孔子六世祖。以爲孔子之傳有自來。其說尙不誤耳。然亦本於近祖正考父。而非本於遠祖商王也。

論王柏書疑疑古文有見解特不應並疑今文

王柏書疑與詩疑皆爲人詬病。王氏失在並今文而疑之耳。疑古文不得謂其失也。其疑僞孔尙書序曰。其一曰。三墳之書言大道。五典之書言常道。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者。古人固有此書。歷代相傳。至夫子時已刪而去之。則其不足取以爲後世法可知矣。序者欲誇人以所不知。遂敢放言以斷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聖人經世治民之道。登載於簡籍之中。正夫子之所願幸。必爲之發揮紀述。傳之方來。必不芟夷黜。使堙沒於後世。夫天下之論。至孔子而定。帝王之書。至堯典而始。上古風氣質朴。隨時致治。史官未必得纂紀之要。故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唐虞者。以其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可以爲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唐虞之下。且有存存亡。有脫有誤。唐虞之上。千百年之前。孰得其全而傳之。孰得其要而詳之。予嘗爲之說曰。凡帝王之事。不出於聖人之經者。皆妄也。學者不當信其說。反引以證聖人之經也。其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後世所傳夏商誦鬲盤匱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或謂科斗者。顛頊之時書也。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謂科斗始於顛。帝者。亦不過因序者之言。實以世代之遠而傳會之。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傍。而更爲隸古哉。於是遂遁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錫瑞案王氏辨孔序二條。皆有

見解。知尙書以孔子所定爲斷。則鄭樵信三墳。王應麟輯三皇五帝書。愛奇炫博。皆可不必。知古文科斗之無據。則非惟僞孔序不足信。卽鄭君書贊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亦未可信。晉王隱謂科斗文者。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段玉裁據此以科斗文。乃晉人里語。孔敘尙書。乃有科斗文字之稱。其僞顯然。考鄭君書贊。已云科斗書。則段說未確。案鐘鼎文無頭麤尾細之形。王氏已明言之。說文所列古文。亦不似科斗。然則古文科斗之說。乃東漢古文家自相矜炫。鄭君信其說而著之書贊。僞孔又信鄭說而著之書序也。王氏知古文之僞。不知今文之真。其並疑今文。在誤以宋儒之義理。準古人之義理。以後世之文字。繩古人之文字。蘇軾疑願命不當。陳設吉禮。趙汝談疑洪範非箕子作。晁以道疑堯典禹貢洪範呂刑甘誓盤庚酒誥費誓諸篇。見容齋三筆。書疑多本前人。亦非王氏獨創。特王氏於尙書篇篇獻疑。金履祥等從而和之。故其書在當時盛行。而受後世之掎擊最甚。平心而論。疑經改經。宋儒通弊。非止王氏。皆由不信經爲聖人手定。王氏詩疑。則鄭衛詩。宜改雅頌。僞妄太甚。書疑猶可節取。

論劉逢祿魏源之解尙書多臆說不可據

今古文之興廢。皆由公羊左氏爲之轉關。前漢通行今文。劉歆議立左氏春秋。於是牽引古文尙書毛詩逸禮諸書。以爲之佐。後漢雖不立學。而古文由此興。今文由此廢。以後直至國朝諸儒。昌明漢學。亦止許鄭古文。及孔廣森專主公羊。始有今文之學。陽湖莊氏。乃推今春秋公羊義。並及諸經。劉逢祿宋翔鳳。自珍魏源繼之。而三家尙書三家詩。皆能紹承絕學。凌略陳立師弟陳壽祺喬樞父子。各以心得。著爲專

書二千餘年之墜緒。得以復明。十四博士之師傅。不至中絕。其有功於聖經甚大。實亦由治公羊春秋。漸通詩書易禮之今文義也。常州學派蔚爲大宗。龔自珍詩所謂祕緯戶戶知何休者。蓋公羊之學爲最精。而其說尙書則有不可據者。劉逢祿書序述聞多述莊先生說。不補舜典。不信逸書。所見甚卓。在江孫王諸家之上。而引論語國語墨子以補湯誓。以多士多方爲有錯簡而互易之。自謂非敢蹈宋人改經故轍。而明明蹈其故轍矣。盤庚以咸造勿爲句。謂勿爲古文旂。微子以刻子讀爲亥子。洪範序以立武庚目爲句。謂已當作祀。洛誥以王賓殺禋爲句。咸格王爲句。入太室禋爲句。謂殺當爲乘。乘禋卽奉璋也。顧命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倬爰爲句。爰者扶掖之名。畢命序以康王命作冊爲句。畢分居里成周郊爲句。謂畢終也。周公成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皆求新而近鑿。太誓序惟十有一年爲武王卽位之十一年。不蒙文王受命之年數之。與今文古文皆不合。至於不信周公居攝之說。以孫卿爲誣聖亂經。不取太子孟侯之文。以伏傳爲街談巷議。不用孟津觀兵之義。以馬遷爲齊東野人。橫暴先儒。任意武斷。乃云漢儒誣之於前。宋儒亂之於後。其實莊氏所自矜創獲。皆陰襲宋儒之餘唾。而顯背漢儒之古訓者也。孫卿在焚書之前。伏生爲傳經之祖。太史公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乃以理斷之。謂皆不可信。宋儒之說。獨可信乎。宋儒已不可信。莊氏之說。又可信乎。劉逢祿雖尊信之。宋翔鳳龔自珍皆不守其說。魏源尊信劉逢祿。其作書古微痛斥馬鄭。以扶今文。實本莊劉。更參臆說。補湯誓。本莊氏。補舜典。湯誥。牧誓。武成。則莊氏所無。周誥。分年集證。將大誥。至洛誥之文。盡竄易其次序。與王柏書疑無以異。以管叔爲嗜酒亡國。則雖宋儒亦未敢爲此無據之言。而於金縢未敢訓公之下。既知必有缺文。又云後半篇不如從馬鄭說。西漢今文。

千得豈無西失。一漢古文。千失豈無一得。則其解經並無把握。何怪其是末師而非往古乎。解經但宜依經爲訓。莊劉魏皆議論太暢。此宋儒說經之文。非漢儒說經之文。解經於經無明文者。必當闕疑。莊劉魏皆立論太果。此宋儒武斷之習。非漢儒矜慎之意也。

論孔子序尙書略無年月。皇極經世竹書紀年所載共和以前之年皆不足據。

太史公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尙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謬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謬終始五德之傳。古文或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謬尙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十二諸侯年表曰。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錫瑞案太史公於共和以前。但表其世。自黃帝始。至共和。和二伯行政。止共和以後。始表其年。自庚申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始。至甲子周敬王四十二年崩止。蓋史公所據載籍於共和以前之年歲。已不可考。故史公作五帝夏商周本紀。但書某帝王崩。某帝王立。周宣王後。始紀崩年。正所謂疑則傳疑。蓋其慎也。鄭君詩譜曰。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是鄭君亦不得知共和以前也。漢書律歷志。據劉歆三統術曰。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故傳曰。殷載祀六百。殷歷曰。當成湯方卽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於六府首。當周公五年。則爲距伐桀四百五十歲。少百七十一歲。不盈六百二十九。又以夏時乙丑爲甲子。計其年。迺孟統後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以爲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春秋殷歷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數。

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案劉歆所推據殷魯歷於周僅能舉文武成康之年。昭王以下則不能知。魯則自伯禽至惠公崩年皆具。蓋據歷推之不能備而亦不盡可信者也。今卽尙書而論。堯在位七十載。雖有明文。然不知從何年數起。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亦有明文。不知從何年數起。鄧本作徵庸二十。其年又異。殷中宗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有明文。而今文祖甲作太甲不同。高宗饗國百年。其年又異。文王享國五十年。穆王享國百年。有明文。亦不知從何年數起。故孔子序書略無年月。疑在孔子時已不盡可考矣。皇甫謐帝王世紀載帝王在位之年。不知從何得之。竹書紀年據東皙所引云。夏年多殷。與左氏傳漢志不同。今紀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自成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仍殷年多夏。而與左氏傳漢志亦異。疑皆以意爲說。當從不知蓋闕者也。劉恕作通鑑外紀。起三皇五帝。止用共和。載其世次而已。起共和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爲一編。又作疑年譜。年略譜。謂先儒敍包羲女媧。下逮三代。享國之歲。衆說不同。懼後人以疑事爲信書。穿鑿滋甚。故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爲疑年譜。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爲年略譜。劉氏原本史記。猶不失爲矜慎。自邵子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爲編年譜。胡宏皇王大紀。張栻經世紀年。皆本其說。張氏云。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於尙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蓋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而復稱十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來傳習之謬。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真。萬世不可改者也。錫瑞案宋儒好武

斷而自相標榜。至此而極。二帝三代相傳之年。孔子所未言。漢儒所不曉。邵子生於數千載之後。全無依據。而以數推知之。豈可信乎。孟子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必是在位之年。若以年爲年歲。古者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豈有二歲四歲之人不可立者。古文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遺卻外丙仲壬兩朝。正可以見古文書序之僞。邵子不能辨。而據以就其所推之數。誤矣。武王伐殷。十一年。十三年。有二說。今文說。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再期觀兵爲九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一年。古文說。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觀兵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三年。皆蒙文王受命之年而言。邵子不能辨。又不蒙文王受命之年。以爲武王十一年。而十三年字誤。其實並非誤也。張氏所引二事。已皆非是。其餘可知。金履祥通鑑前編。許謙讀書叢說。紀年圖。皆用邵子之說。元明以來。尊崇宋學。臆推之年。遂成鐵案。編年之史。率沿僞說。世所傳網鑑易知錄。歷代帝王年表。諸書。篇首載帝王之年。歷歷可數。唐堯以上。或出於皇甫謐。要皆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而不知其爲嚮壁虛造也。世傳竹書紀年。如以外丙仲壬列入紀年。及所推帝王年代。又與皇極經世所推多異。而與僞孔古文尙書全符。皆由後人依託爲之。並非汲冢之舊。尤不可據。聞若璣云。邵子出而數明。上下千萬載。罔或抵牾。此固氏過信宋學之故。不知皆憑臆獨造也。

論尙書是經非史家擬尙書之非

劉知幾史通。論史有六體。一曰尙書家。劉氏是史才。是說作史者摹仿尙書。有此一家。非說尙書也。以此說尙書則大誤。其說曰。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於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

者也。錫瑞案聖人作經，非可拘以史例。漢書藝文志曰：左史記言，言爲尙書；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荀悅申鑒說同。鄭君六藝論曰：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尙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分左右，言動互異，不知當以何說爲正。卽如諸家之說，亦不過借尙書春秋作指點語。劉氏所見過泥，遂以尙書專主記言，不當記事，敢議聖經爲例不純。此與惑經甲左諸篇，詆斥春秋同一謬妄。由史家未通經學也。其論孔衍漢魏尙書王邵隋書義例準尙書之非，則甚明確。曰：原夫尙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有脫略，而觀者不以爲非。案此足證尙書非史，不必疑其略而不備。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孔野字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邵字，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案史家不知尙書是經，非史，其書不名一體，非後人所敢妄議。其書自成一經，亦非後人所能摸仿。作史者惟宜撰次當代文章，別定義例，以備觀覽，必不可以憲章虞夏祖述商周自命。蹈春秋吳楚僭王之失，王通作四範七業以擬尙書，或云僞作。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漢帝固不能比古帝王，彼擬尙書者，亦何敢自比孔子乎。尙書璇璣鈴曰：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案中候勅省國，握河紀，運術考，河命，頤期，立象儀，明禱，闕郵，苗興，契揭，鍾子命，穆起，我應，鍾師謀，合符后，鑄鐵，或鑄，或鑄，或鑄，凡十八篇。緯書雖難盡信，然古時書必不少。孔子但取其可爲法者，去其不可爲法者，其不可爲法者，亦不少。孔子但取其可爲法者，去其不可爲法者，其不可爲法者，亦不少。

符后，鑄鐵，或鑄，或鑄，或鑄，凡十八篇。緯書雖難盡信，然古時書必不少。孔子但取其可爲法者，去其不可爲法者，其不可爲法者，亦不少。

欲求多於是張霸書僞孔書抵隙而出史家復從而妄續之不知史可續經不可續孔衍王邵之擬尙書正與沈既濟孫甫之擬春秋同一謬見也。

論治尙書當先看孫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陳喬樞今文尙書經說考

孔傳至今日人知僞作而不足信矣。蔡傳又爲人輕蔑而不屑稱矣。然則治尙書者當以何書爲主。陳澧曰江王段孫四家之書善矣。既有四家之書則可刪合爲一書。取尙書大傳及馬鄭王注僞孔傳與史記之采尙書者爾雅說文釋名廣雅之釋尙書文字名物者漢人書之引尙書而說其義者采擇會聚而爲集解。孔疏蔡傳以下至江王段孫及諸家說尙書之語采擇融貫而爲義疏。其爲疏之體先訓釋經意於前而詳說文字名物禮制於後如是則盡善矣。錫瑞案陳氏說近是而未盡也。江聲尙書集注音疏疏解全經在國朝爲最先有畢路藍縷之功。惟今文搜輯未全立說亦有未定。如解曰若稽古兩歧孫星衍已辨之。又承東吳惠氏之學好以古字改經頗信宋人所傳之古尙書此其未盡善者。王鳴盛尙書後案主鄭氏一家之學是爲專門之書專主鄭故不甚采今文且間駁伏生如解司徒司馬司空之類亦未盡善。段玉裁古文尙書撰異於今古文分別具晰惟多說文字魁解經義且意在祖古文而不信伏生之今文如金縢詁今文說之類亦未盡善。孫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於今古說搜羅略備分析亦明但誤執史記皆古文致今古文家法大亂如論衡明引金縢古文說孫以其與史記不合乃曰王氏充以爲古者今文亦古說也豈非過調亦有未盡善者。然大致完善優於江王故王懿榮請以立學其後又有劉逢祿尙書

今古文集解魏源書古微陳喬樞今文尙書經說考三家之書皆主今文不取古文蓋自常州學派以西漢今文爲宗主尙書一經亦主今文劉氏魏氏不取馬鄭並不信馬鄭所傳逸十六篇其識優於前人惟既不取馬鄭古文則當專宗伏生今文而劉氏魏氏一切武斷改經增經如魏氏改梓材爲魯語且臆增數篇插入尙書從宋儒臆說而變亂事實與伏生之說大背知劉氏駁周公稱王之類魏氏尤多新解知以管叔爲嗜酒亡國之類皆不盡善陳氏博采古說有功今文惟其書頗似長編搜羅多而斷制少又必引鄭君爲將伯誤執古說爲今文以致反疑伏生違棄初祖如文王受命周公避居二事皆託伏生老聃肥瓠不全亦有未盡善者但以摭拾宏富今文家說多存治尙書者先取是書與孫氏今古文注疏悉心研究明通大義篤守其說可不惑於歧趨今卽近人所著書中酌取兩家之說指明初學所入門徑以免歧誤猶易取焦張兩家之說也若如陳澧所言撰爲集解義疏當先具列伏傳史記之說字字遵信加以發明不可誤據後起之詞輕疑妄駁次則取白虎通及兩漢書所引經說加以漢碑所引之經此皆當日通行之今文足備考證又次則取馬鄭僞孔擇其善者以今文爲折衷合於今文者錄之不合於今文者去之或於疏引而加駁正至蔡傳與近儒所著則於義疏擇取其長兩說相同則取先出如取蔡不取江是不合於今文者概置不取以免輻輳惟其說尤足惑人及人所誤信者乃加辨駁使勿迷眩後人以此體例勒成一書斯爲盡善否則俱收並蓄未能別黑白以定一尊古今雜淆漢宋兼采覽者如入五都之市啓惑不知所歸祇是一部類書無關一經閱旨豈得爲善本乎今人王先謙尙書孔傳參正兼疏今古文詳明精確最爲善本

± 041.2
4081
V. 1

± 0014



國家圖書館



004850702



5-3

籍